

古雪詰禪師語錄卷十一

嗣法門人傳我等編

普說二

安樂堂普說竹椽茅瓦蓋新堂堂角春風布綠楊到此盡成安樂漢百骸四體一時康大衆百骸安樂則一心安樂一心安樂則百骸安樂所以道心外無別法法外無別心淨名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楞嚴云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心中所現物般若云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如是會得則身病心病凡病聖病不假扁鵲盧醫一時解脫六度萬行

B 64853

不須經歷阿僧祇劫當下園滿然後遇茶喫茶遇飯喫飯寒則添衣熱則乘涼到與麼地始爲得大安樂從上乃佛乃祖親到此地更欲一切人皆得大安樂故說大法以安其心立常住以安其身述因果罪福以啓迪其敬信所以梵網經云八福田中看病第一若父母師僧弟子病皆供養令瘥如佛無異高菴禪師云貧道常閱藏典諦審佛意不許比丘坐受無功之食每遇辰朔偕諸弟子持鉢乞食心無高下使獲福者一切均等後所稱常住者本爲老病不能行乞者設山僧昔閱律部佛在世時每月兩巡察一日至

一寮中見一比丘涕泣不已佛云汝泣何爲比丘云飢渴病苦故佛云汝幾日不飲食耶比丘云已經七日佛云何以無人瞻侍比丘云以臭穢故皆厭嫌而去佛云汝不須泣吾當親自瞻侍汝遂爲易淨衣浣其汚者給以飲食復以兜羅綿手爲其按摩云汝今安不比丘云世尊金手一按徧體安樂佛因爲說苦空無常之法比丘言下證阿羅漢果歸至講堂聲鐘集眾普諭其事復云若同居比丘有病必當互相瞻侍若厭棄去者得無量罪非吾弟子大衆者便是釋迦老子爲一切衆生安身安心底第一箇榜樣也高

峯妙禪師居山時有若瓊禪者病中思醋峯於四十里外乞醋與之復思浴峯亦給侍之瓊因浴觀影忽大悟述偈云三十年來顛倒今日一場好笑孃生鼻孔豁開放出無毛鐵鷄者便是第二箇爲學者安身安心底榜樣也先和尚初住天童時每以延壽堂未立爲恨一日因雲間錢鄉紳求嗣先師遂開導伊捐資建堂施藥錢如命堂成錢遂得子其時山門雖有土木之役先師一月必數次至堂慰問開示故堂中常有坐脫立亡者者便是第三箇使學者身心俱安底榜樣也真歇了禪師嘗有涅槃堂偈云訪道論交

實可傷經年獨臥涅槃堂門無過客牕無紙爐有寒灰席有霜病後始知身是苦健時多爲別人忙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交煎總不妨大猷還識得安閒法麼若果識得非特八苦交煎縱使劒樹刀山鑊湯爐炭亦自安閒其或未舛同是有漏色身爭免八苦煎逼山僧初住翠巖卽欲立一堂以安老病其奈福緣淺薄三年始成今特請某爲堂主某爲行者尚冀仰效佛祖之標榜俯念疾病之酸辛勤加照拂使彼身心調適直到大安樂之地則功不浪施矣且道如何是大安樂底去處愛日到門先曬背和風送暖不添

衣

普說理須頓悟乘悟并銷白雲斷處見明月事在漸除因次第盡黃葉落時聞擣衣大衆須知事無理外之事理無事外之理若單悟理不除事此人有眼無足若單除事不悟理此人有足無眼若能理事圓融行解相應此人方有語話分大衆要識事麼祇你二六時中胡思亂想起貪瞋癡造種種業底猢猻子是要識理麼祇你一念未生以前無欲無依無見無聞底主人公是你若親見得主人公一面猢猻子自然不敢作怪所以祖師門下妙在頓悟頓悟之後觸境

逢緣自能隨處作主縱有無始妄習一時銷融譬如夜夢千秋覺已隨滅你若單除事不契理謂之盲修瞎鍊直饒向六根門頭死獍狽地去過捺爭奈猢猻子依前跳梁不能馴伏所以道但得本莫愁末在令天下出家者如牛毛得本者如磨角所以正宗寂寥叢林衰落現前諸公冒險乘危不遠千里百里來求大戒便是末法精進光明幢假使普天下出家者皆如諸公何愁佛法不興但受戒亦非小事律中道受戒後不得離依止依止卽和尚阿闍黎謂依止和尚阿闍黎可以進道故間有愚鈍者終身不得離依止

如今受戒者七八日內草草忽忽三壇說話尙聽不清何況微細條章歸到家中衣鉢束之高閣戒相視同故紙從年卒歲不見依止一面何況說欲羯磨昔迦葉佛時有一比丘度諸弟子不勤教誡中有一人廣行非法命終墮落爲龍龍法七日一受對火燒其身肉盡骨存苦不可忍自知宿命本作沙門不持禁戒師亦不教遂生瞋念欲害其師其師一日同五百商人泛海龍遂捉船且云汝擲下此比丘始放汝去衆問其故龍如上答衆卽欲捉此比丘置水中比丘言不須見捉我日投水因此殞命大衆據此因緣爲

師難爲徒不易師不教誡過在師教而不聽過在徒所以今晚有三件事先與諸公斷過受戒之後不能依止叢林者凡遇冬夏戒期必詣依止省觀無犯自說清淨有犯發露懺悔此是一受戒之後當立志參學不得仍行應赴等事此是二受戒之後當朔望誦戒及學大乘經典不得爲檀越誦血盆三官等僞經儻有不遵者卽九師及同壇上中下座皆得鳴鼓而攻追其衣鉢昔世尊謂采菽氏云若比丘輕慢佛語犯衆學戒九百萬歲墮泥犁中其間罪人手持鐵爪相摑肉墮痛苦難忍衆學戒梵語突吉羅五篇中之

招述
最輕者犯此輕戒尙受如此長夜之苦何況犯五篇中之最重者其苦尤甚大衆人命無常眨眼便是來生當念泥犁苦發向上志專精持戒努力參究究取自己主人公一朝打失布帟親見一回始知理事不二頓漸無殊且道除卻頓漸理事如何通信白雲斷處見明月黃葉落時聞擣衣

晉說參禪須求妙悟不可掠虛發言須契正宗不可僞侗僞侗則正宗不達卒落野狐之羣掠虛則悟門不親終滯知解之網所以道參須眞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近代學者祇因悟門不親學處不

玄所以語多滲漏如羣盲摸象各說異端互相是非取笑識者豈不見阿難尊者於楞嚴會上聞佛開示身心蕩然得無罣礙自知心徧十方見十方空如觀手中所持葉物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卽菩提妙明元心心精徧圓含裹十方反觀父母所生之身猶彼十方虛空之中吹一微塵若存若亡如湛巨海流一浮漚起滅無從了然自知獲本妙心常住不滅大慧杲禪師於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言下直得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此二尊宿因聞法得悟悟中境界說來自然不同雪巖欽禪師於堂中經行忽見面前如

地陷一般天童先和尚過銅棺山頂豁然大悟復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你看真箇悟得底說出悟出自然親切略舉一二可見從上尊宿無不從真參實悟中來所以發出一言半句如木杓羹鐵釘飯無你敲嚼處你若是有風有靈骨底直下打破漆桶你若不會便須龜頭真參豈可掠虛謗人寒山大士云我見謗人漢如籃盛水走及至到家中一點也無有教中所謂大妄語成下無間獄豈是小事現前諸公雖未徹悟且不掠虛一聞結夏之說內外踊躍不懼炎烝頓忘寢食要向九夏之中了決無量劫來生死疑團便

是正因行腳衲子今晚當起期之初有幾件事先與諸公議過第一不得閒坐第二不得妄想第三不得瞌睡第四不得學轉語第五不得念話頭依得此五件事敢保一切禪病自然脫落大衆須知此事元不涉文字語言天下老和尚萬不得已垂一機一境開口見膽要你直下徹去休去歇去生死病根頓盡去譬如良醫相似據你所害底病下一劑藥要你通身汗下其或服藥不效便須另覓良方不可向人道我病雖未愈藥已喫得純熟了而今念話頭者亦然十年二十年抱箇死話頭去念卻向人道我工夫做得

純熟了話頭不間斷癡人你若不求妙悟縱念百年
有何所益此近代參學者大病牢牢靠著一句話頭
如乞兒杖子相似縱遇知識當機直指渠亦不顧又
有一等鹵莽禪和被知識逼拶得緊祇管去學轉語
來唐塞也不管自己悟不悟信口胡柴豈不見雲居
初住菴時興化問權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居無
語化云情知你答不得者話不如禮拜了退可見古
人慎重不妄發言至若瞋睡妄想參禪通病不待細
言古德云若人靜坐不用功何年及第悟心空直須
提起吹毛利要剖當陽第一義可見閒坐取靜亦是

大病驀豎如意云大衆山僧提起吹毛也還見第一
義麼擲下云急著眼觀

曾說百舌無聲鳴又鳴物情迭變洵堪驚胸中未得
空諸有萬象依前翳眼睛大衆一切諸法本來空寂
不待離散敗壞而後爲空天地若不空則不消隕日
月若不空則不沉沒山河若不空則不崩竭四大五
蘊若不空則不離散乃至三界二十五有內外諸法
皆是空華都無實有若知得一切皆無有實便是出
生歿底捷徑所以道知是空華卽無輪轉亦無身心
受彼生歿非作故無本性無故大衆旣無生歿又無

輪轉爲甚六趣昇沉至今不息良以一切衆生從迷至迷不覺不知隨順業識妄生執著於無生歟中妄見生歟於無是非處妄起是非於無人我處妄分人我於無遷變處妄見遷變所以道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又道如我心空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故龐居士向一口吸盡西江水言下心空及第二祖於覓心了不可得處始得心安心旣不可得則六根六塵六識十二處十八界及一切諸法皆不可得一切諸法旣不可得則本來面目觸處全彰驀豎如意云還見本來面目麼你若未得心空底畢竟

喚作如意子要且不見本來面目者箇說話喚作入理淡談你若未得心空見人說道理便作道理會見人向上提持便作玄妙會見人說空便著空見人說有便著有譬如矮子看戲隨人上下日前有箇禪客入室中請益云達得無常苦空是小乘法如何是大乘真空山僧便打客茫然諸人還知棒頭落處麼若也知得則四句俱離百非頓絕盡無邊香水海徧微塵國土是自己一箇清淨法身求於空有二相了不可得其或未然冬至日長夏至日短瞬息百年三途路險珍重

普說九夏須與盡秋風又再旬時時不空過方契本來人大衆山僧一夏以來不持呪不誦經因卽打睡健卽經行可謂不空過諸人一夏以來肩竹肩木收米收穀亦可謂不空過衆中有等懵懂禪和便道翠巖老漢說無事禪我們一夏以來嘮嘮攘攘七上八下雖是行得些苦行博得些癡福究竟禪不曾參得道不曾悟得正是空過日子和尚一月以來不上堂不開示不談宗不論義爭得不空過大衆與麼見識何異三家邨裏俗漢我且問你本來分上還著得者聞家潑具也無所謂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昔有一老

宿一夏不曾爲衆說話曾有僧嘆云不教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一字也難得老宿聞得乃云闍黎莫誓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叩齒云適來不合怎麼道鄰舍有老宿云好一釜羹被一顆鼠糞汚卻雪竇顯禪師拈云誰家釜內無一兩顆大衆要識鼠糞麼參禪學道是鼠糞成佛作祖是鼠糞談玄說妙是鼠糞要識清淨羹麼更舉一則古人公案與諸人聽昔仰山夏末上瀉山省觀瀉云子一夏作甚麼仰云鋤得一片畚種得一蘿粟瀉云子可謂不空過仰云和尚一夏作甚麼瀉云日中一食夜後一寢仰云

和尚也可謂不空過道了乃吐舌爲云寂子何得自傷己命大衆馮仰父子主賓互換縱奪可觀卽且置祇如仰山吐舌馮山因甚道寂子自傷己命若檢點得出也許你是一員無事衲僧其或未然時中切不得空過

普說僧問施主殷勤請陞座未審吾師有何垂示師云昨夜南山虎齧大蟲乃云梵語阿彌陀此云無量壽若能直下自承當狐狸便作獅子吼獅子旣吼羣狐腦裂吹毛出匣凡聖不留縱使無量壽世尊到來也須斬爲三段更說甚麼樂邦淨土何殊翳眼見空

華指東劃西大似止嗟拈黃葉豈不見六祖大師答韋刺史道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常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卽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陀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卽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祇在剎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惠能與諸人移西方於

刹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不眾皆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祖言大衆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卽是衆生自性覺卽是佛大衆六祖大師已開口見膽一時說破了也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便與古佛齊肩不須向外馳求所以長蘆蹟禪師云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則上無諸佛之可念下無淨土之可生佛事門中不舍一法故有念佛三昧開示往生法門東土自遠公結社之後念佛者甚

多著淨土文者毋慮數十家雖有抑揚偏重之說未嘗非毀禪宗獨龍舒王日休所述淨土文中力排禪弊且引無根不稽事迹爲證卽草堂五祖眞如惠古諸大尊宿皆遭貶斥然王公原文祇有十卷今所傳者增廣二卷大抵排禪之說乃無知庸妄之談斷非王公本意頃因無念禪者偕衆擅入山設供特攜此文質正山僧擬募緣鏤板故對衆點破免致以譌傳譌疑誤後學不是山僧執參禪爲是排念佛爲非念佛參禪總是先佛法門遇上根利智教伊參禪中下二機卽令念佛對機說法何是何非譬如害熱病底

與他涼藥害冷病底與他熱藥病盡藥除非但禪淨
二門卽諸佛諸祖及天下善知識百千方便總是止
嘯黃葉都無實義正恁麼時藥病兩忘生佛無二卽
且置敢問大衆無量壽世尊卽今居何國土還知麼
白萬華中藏不得紅塵堆裏現全身更有一偈舉似
大衆禪淨相兼也不妨娑婆寧復異西方頂門未具
超宗眼莫把虛空較短長

行實

辛卯臘頑石禪人設茶偕兩序大衆稽首請云諸佛
出世皆有生緣歷祖降靈各敘行腳吾師續天童之

正脈復翠巖之禪庭三載開爐千指圍繞願示行由
以開來學師云日出西方夜落東嶽云不會師云且
歸本位坐看取画虛空衆歸位師云山僧本無姓字
亦無方所無端於甲寅年十月初四日亥時幻現於
建寧府甌寧縣之高陽鄉前一夕先母余氏夢一老
僧鬚眉如雪從峨嵋來借宿乃分婉甫出胎遂不茹
聲血先父陳氏諱之奇爲邑庠生嘗謂人曰吾先代
多好善樂施每遇饑歲倉廩爲之罄空後世子孫必
有起者觀此子沉潛溫敏動止有則似非常兒可比
因命名國賓字賓王稍長隨父讀書於山寺中極喜

聞梵唄之聲每晨盥漱畢卽同胡跪結印默持準提
呪三七遍年十六翻然有出世之志乃隨先祖出家
於黃巖禮本師上體下空雍染命名眞詰字若魯嘗
自思曰此世界中不知有幾許人人中有幾許凡幾
許聖卽此世界憑何而立一日閱中峯警策歌至三
界塵勞如海闊無古無今鬧聒聒盡向自家心地生
一念不生都解脫處恍然自得卽有志徧參一日閱
傳燈至青州布衫話如撞鐵壁悶不自解乃閉戶絕
食竟日趺坐揭宇於門曰今日不出戶久之無所得
聞天童法席冠海內遂定向往辛未冬始腰包出嶺

道過夢筆爲覺浪和尚所畱壬申同抵武林聞其力
詆天童且信且疑莫決去就侍行吳楚中原三載衣
不解帶脇不至席雖執爨負春採薪乞食靡不爲之
然於本參毫無影響甲戌冬乃棄去從潁州至天童
參先師相見次僂問向上一路于聖不傳棒喝交馳
合明何事先師僂打山僧云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爲
甚被生歿之所流先師打云還知麼山僧云僂怎麼
去時如何先師云賺殺閻黎一日問萬法歸一一歸
何處先師云萬法且置如何是一山僧豎一指先師
云此猶是萬法畢竟如何是一山僧無語先師僂打

每入室長跪請益先師唯大棒打出二六時中猶如木人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日則隨眾作息夜則倚柱爲牀一日求侍者單先師云老僧無侍者山僧云太尊貴生先師笑云你因甚要作侍者山僧云朝夕得親近和尚先師云如何是你親近處山僧呈偈云如何是我親觀處覲面當機絕回互云云先師指觀字云此字錯了山僧云未審當用那箇觀字先師以杖驀口指山僧當下豁然便趨出次日入室云某甲有箇見處特來呈似和尚先師云你見處作麼生山僧画一圓相先師云也當不得山僧作禮而出從

此於本分事了無疑滯但於古人公案猶不能盡透臨機用不出一日隨先師開萬工池次山僧問起石挑沙卽不問冒雨衝風事若何先師便打山僧云恁麼則箇箇壁立萬仞去也先師亦打丁丑春以出山養病呈偈有室中若箇呈新見杖下吾曾豁正眸之句先師云如何是你豁開底正眸山僧云睹先師云作麼生是睹底意山僧無語先師云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須知有者一步工夫此去不得浪遊病愈卽還山山僧奉命至武林調息半旬卽上徑山參雪嶠師太道過餅窑遇永覺和尚遂問聞師親見壽昌老人

是不覺云是山僧云如何是壽昌得力句覺云若有
得力處不到於今山僧云者便是壽昌得力處麼覺
云汝何多事山僧云也不得放過到語風居見雪師
太纔度香儀太接得便云汝那裏得來底山僧便掌
太把住云者小禪和得恁麼無禮我不會打那山僧
云師太作打會那太乃笑山僧禮拜起復問雪覆孤
峯時如何太云愁殺人雪厭梅華時如何太云落也
雪點紅爐時如何太云化雪消春到時如何太云一
點也無山僧云恁麼則片片不落別處也太便喝山
僧亦喝便禮拜太云老僧自住山以來並不見一箇

靈利衲子當時唯有箇道開禪者是福建老頗有些
氣息山僧云是家母舅太云怪道外甥多似舅卽贈
行腳詩一律中有綻衲渾身都是語快情唯汝自相
宜之句乃畱休夏於雜華菴菴去語風居十里太一
日親過菴相看山僧門迎太取下笠子山僧接得便
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因甚被者笠子遮卻太休去
山僧隨後作禮云適來造次夏滿辭返天童太爲作
偈送行云今朝喜見雨中秋萬葉將爲不自由獨許
梧桐通此竅一枝飄泊逐寒流到徑山大殿遇雪關
和尚上堂山僧出衆問獨步大方時如何關云你腳

跟點地也未坐。斷孤峯時如何。關云老僧在者裏。上堂處。逢渠時如何。關云面面春風山。僧云恁麼則雪消雙徑滑。雲散五峯清。關云洞口桃華開也未。山僧云已被風吹落。關云何曾夢見靈雲山。僧云且喜大眾證明。關云證明箇甚麼。山僧便喝。關云再喝。喝看山。僧連喝兩喝。歸歇。關云鼓粥飯氣到雲門。見爾密和尚。問未得底人如何。下手門云向無下手處。下手已得底人如何。保任門云直須恁麼去。已得底人與未得底人相去多少。門云今日是幾山。僧云恁麼則聖凡不二觀也。門云猶是自家見山。僧云誰知席

帽下元是昔愁人。門云如何是昔愁人。山僧便喝。門云也當不得。山僧云疑則別。參門畱結冬。命掌記室。山僧觀爾老說法。誦機從容自在。邈邈邇邇。不衫不履了。無近時裝點。扭捏之習。誠本邑宗師。乃就職期中。痛自策勵。必以大悟爲期。機鋒轉語。影響邊事。撥向一邊。時中但自揣云。瞎底意旨。分明會得。因甚臨機道不出。古今公案。祇是一箇道理。因甚透不得。日夜鞭逼。一日經行。次聞僧舉開善謙與宗原馳書公案。道得如放下。重擔相似。歸單坐十餘枝香。無著歡喜處。當爾之時。竝不見有身心世界。亦不見有昏沈

妄想正所謂常光現前壁立萬仞底境界從前疑處
如開門見山因述偈云云次日值門落堂考工夫次
山僧出眾問脫卻汗布衫且無蟲子敲一夜得安眠
清晨起得早試請宗師大人考一考門低頭良久山
僧作整冠束帶勢云一色杏華紅十里狀元歸去馬
如飛便歸眾門云你看者醜驢亂做山僧便作驢鳴
門便歸方丈一日門上堂山僧問馬祖一喝百丈爲
甚麼三日耳聾門云今日雲靄靄雨霏霏聲未絕山
僧便喝云猶打葛藤在門云也須細細嚼過山僧云
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天童便拂袖歸眾解制上堂山

僧問兩堂共聚千餘指大徹心源有幾人門云竝無
一箇山僧云恁麼則臨崖看潁眼特地一場愁門云
闍黎又作麼生山僧云九萬里鵬纔展翼數千年雀
便翱翔當日辭返天童相見次卽問單刀直入擬取
師頭時如何先師云放汝三十棒山僧便禮拜而出
次日入室云昨日觸迓和尚先師云道甚麼山僧云
裝聾作麼先師拈棒山僧便出一日先師爲佛音兄
舉火將法語揭於壁上末云中有六字欠妥大衆爲
我改之山僧呈偈云謬言打草驚蛇出自是憐兒醜
不知六字已更停妥了好看紙墨未形時先師覽畢

乃云你是𣦵蛇驚你作麼山僧便向先師肋下築一拳云且解𣦵人先師微笑一日開路次路有兩條先師云祇開一條罷山僧云兩條都要開先師云一條尙錯何況兩條山僧云不見道路路透長安先師休去先師一日舉熏風南來話問山僧你作麼生會山僧云山月如銀牽野興閒行不覺過峯西先師云此是老僧底山僧云拈匙便舉手喫飯便張口不是師子兒爭解師子哂先師大笑一日又舉熏風南來話問山僧山僧便掌先師亦打山僧禮拜一日舉有句無句話問山僧山僧云雲在嶺頭閒不徹先師云大

慧因甚道到者裏如狗舐熱油鑊山僧云祇爲滯句承言一日先師閱雪竇頌古次至楚王城畔韓宗水喝下曾令卻倒流問山僧作麼生會山僧便喝云者老漢莫不識痛癢一日入室中云某甲有箇頌子呈似和尚先師云拏來看看山僧展兩手先師便打山僧云者老漢頌子也不識一日先師問眼處聞時始得知意旨如何山僧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梢然機先師云汝今日始作得老僧侍者山僧云是何言歟一日呈偈云一入天童五歲除箇中消息自如如汗衫帽子都稀破扁擔込𦵏尙拈据眼底了無塵世夢燈

前湯讀古人書溪藏丘壑看時節臘盡春歸萬物舒
先師覽畢顧旁僧云者小老卻參得禪自此室中翰
夕叩擊投機語句頗多不能悉舉辛巳冬侍先師於
祁御史密園一日禮辭先師住山先師痛罵不已復
呈偈云何事衝寒離杖側把茅欲向碧峯蹲目前殘
局渾休論壯志溪溪枉報恩先師亦不閱唯加罵詈
山僧云某甲終不敢辜負和尚竟禮辭至西江南安
臥雲菴與二三衲子火種刀耕喫瓔珞粥將有終焉
之意未及一載忽聞先師訃音乃出山買舟東下至
洪州遇同參健堂義公公以世道亂離江河梗塞再

四挽留於西山白法結茅自癸未至今倏忽九載而
埽塔之念無時暫置今秋始獲遣專使一通法嗣書
埽先師塔伏承山翁林野雨法兄述偈上堂極口獎
導山僧自惟不啻啻資性椎魯在俗既未能博通經
史出家又未曾徧歷講筵行腳參禪受盡波吒枉用
許多心力唯是將勤補拙始有今日諸公切不得學
山僧不啻啻漢行徑若學山僧行徑和諸公亦不啻
嚙今晚因頑石禪者請敘行實不惜向虛空中圖画
一上回觀三十餘年事猶如昨夢且道未入母腹時
諸公向甚處與山僧相見擊拂云石頭點處天華落

雲腳收時夜月明

古雪喆禪師語錄卷十一

古雪喆禪師語錄卷十二

嗣法門人傳我等編

問荅機緣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十扣朱門九不開如何是
賓中主師云滿身風雪又歸來如何是主中賓師云
入門嬾覩妻兒面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撥盡寒爐一
夜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腳跟
下痛與三十棒

問如何是夾句師云嘉州大象陝府鐵牛如何是活
句師云陝府鐵牛能哮吼嘉州大象念摩訶

問杲日當空無所不照爲甚者邊有那邊無師云闌
黎且莫認影

問如何是藏身處沒蹤迹師云月落潭無影如何是
沒蹤迹處莫藏身師云雲生山有衣

問趙州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是如何師云一翳在
眼空華亂墜

問法身畢竟是有相是無相師云背陰山子向陽多
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云因風吹火用力不多
院主睂鬚落又作麼生師云不因夜來雁爭見海門
秋

問如何是收師云笛樓霜夜月如何是放師云玉殿
笑春風如何是收中放師云池暖冰先化如何是放
中收師云菊敷天漸寒

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云階前石礫盤僧禮拜師云
看看礫盤動也

問如何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師云八角磨盤空裏
走

僧呈偈有寒潭不是養龍窩之句師問卽今龍在甚
麼處僧便喝師云好一喝僧擬議師便打云某甲以
良久對師云寒潭不是養龍窩僧禮拜

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如何是大用現前
底句師云行到水窮處坐着雲起時

山子均可二居士遊羅漢壇歸師問羅漢將何款待
二公士無語師代云滿谷白雲一天風月

居士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同魔說畢
竟如何師云居士喚甚麼作經云穿衣喫飯師云錯
後有僧問如何是經師云一字不著畫

問父母未生前請師道一句師云明月正當空云不
會師云片雲逃遠岫

雲津楊孝廉問達摩面壁意旨如何師云倚天長劍

逼人寒云雲門道廿七又作麼生師云多季曆日云
人人有箇不滅真性未審在甚麼處師便打

僧籠桶次師問參禪須要打破漆桶你爲甚麼卻籠
起云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師不肯乃代云且圖大
家受用

僧請益唐玄宗斬画像因緣師云你試道看云惱亂
春風卒未休師云山僧卽不然云師意如何師云金
風吹一葉萬樹盡皆秋

問久嚮西山一日出一馬蹏金特來借些用師便掌
云謝布施師云你作麼生用僧無語師復掌云灰漢

師問磨上座云麒麟爲甚麼祇有一隻角云築著磕著師不肯乃代云唯我獨尊

無念教道人參師問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且道是那重關道人無語師代云富嫌千口少

師問衆露柱舞春風是第幾機衆無語師代云淡煙籠碧岫細雨溼蒼苔

問如何是本來面師云爛泥團云擊碎後如何師云你向甚處下手曾擬議師便打

甘行者做稻場次問如何是道場師云寸艸不生

問南泉斬貓意旨如何師云萬象森羅盡陸沉趙州戴艸輟出又作麼生師云山盡疑休去峯高又起來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紅爐飛片雪

師一日至養牛窩看終南上座因問牛作麼生養云請大師道師云遇茶喫茶遇飯喫飯云弟子持觀音經常疑一段義經中道若有罪若無罪杻械枷鎖檢繫其身有罪且置無罪爲甚麼也檢繫其身師云臥龍最怖碧潭清云此是禪機未審教意作麼生師云自有三乘座主在

問不離當念時如何師云猢猻繫露柱

居士問弟子做工夫有時祇要殺人是如何師云試
借刀看士擬議師便打

問弟子紅塵中人未審還做得此事不師云甚麼事
云本分事師云何用更做云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
身師云火裏鐵牛行

問圓通拄杖卽不問如何是天童法乳師便打云大
師原來作者據見解師云你又作麼生僧便喝師復
打云你原來也作者據見解又問百丈再參意旨如
何師云大洋海底火燒天云恁麼則木人驟步上台
巔師云且喜沒交涉云法燈道他家自有兒孫拄意

作麼生師云家無小使不成君子云某甲從今向異
類中行去也師云放汝二十棒僧禮拜

師問一老宿聖凡兩絕底人因甚牽犁拽耙云種田
博飯家常事師云不是飽參人不知云請大師代語
師云不風流處也風流

問古人云你若坐我須立你若立我須坐意旨如何
師云賓主歷然云除卻賓主又作麼生師云切忌向
鬼窟裏作活計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夜溪天寒明早向汝道
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云炎天不著袴如何是法身

師云皮裹骨

埋菴師舉洞山好佛祇是無光話問師作麼生師云爛泥中有刺云還在羅山分上洞山分上師便掌云未在夏道師又掌菴亦掌師云你者掌落在甚麼處云爛泥中有刺師云且喜放光也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搥搥堆頭熏風自南來又作麼生師云舌柱上齧

問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意旨如何時值版鳴師云山僧騎佛殿過齋堂去也僧欣然作禮

問猛虎以肉爲命爲甚不食其子師云石筍暗抽條

如何是虎子師云眼橫鼻直

問如何是五家宗旨師云姑蘇城外寒山寺黃雀樓前鸚鵡洲如何是第一玄師云夜半金烏掌上圓如何是第二玄師云紅爐釣得赤鮓還如何是第三玄師云胡僧雙耳帶金環如何是第一要師云鐵錘無孔竅如何是第二要師云孤雁鳴煙島如何是第三要師云拾得遇寒山拍手呵呵笑三玄三要蒙師指一句全該事若何師云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云祇如天童三峯臨濟的嗣因甚舉揚宗旨各各不同師云師子敲人韓盧逐塊僧鼓掌三下便行師隨後

打三棒

埽彝姜孝廉和亮公洞詩有法界威光從此徹之句
師云如何是法界威光云請大師道師云覲面不曾
藏

問如何是正眼師云金州漆師復問僧如何是正眼
云爍破乾坤絕點塵師指階前石云者箇喚作甚麼
云石頭師云又道絕點塵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茅屋画麀門見後如
何師云縣崖生石耳

師一日至園中問僧諸法眞實相不生亦不滅如何

是眞實相僧舉菜葉師云如蟲蝕木

僧禮辭師問那裏去云某甲受業師已歸空師云空
歸何所僧無語師便打

僧舉汾陽頌古云一般叩齒叢林異出院韓公始得
閒師問首座出院因甚韓公得閒云不會請和尚指
示師云斬艸蛇頭落

新到參師問擔囊負鉢來何所求云竝無所求師云
既無所求來作何事云自己亦不少師云將出你不
少底來看僧一喝師便打

問既是金剛經爲甚被蟲蛀破師云若不蛀破爭見

金剛

師乖問徧體綾羅非是衲僧行徑寸絲不挂未爲作者風規離此二途轉得一機相契山僧與伊一腰禪一僧云掬水月在手弄華香滿衣師便與

師問僧狗子無佛性話作麼生會云趙州何曾有此語師云你甚處見趙州僧擬議師便打

問四賓主還有分別也無師云樽桑夜半日頭紅如何是賓中賓師云盡日尋春不見春如何是賓中主師云芭屨蹋破嶺頭雲如何是主中賓師云歸來笑捏梅華嗅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春到枝頭已十分云

除卻賓主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便打

師問僧一向作甚麼云學法華經師云經中道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如何是實相僧無語師顧春侍者云你道如何是實相云今日肩頭疼師休去

四僧參師云同行耶云不同師云既是不同行爲甚卻同到云一箇鼻子兩孔出氣師云有箇無鼻孔漢汝還知麼僧無語師便打復問汝從那裏來云廬山來師云五老峯爲甚倒卻僧無語師云謬哉

師問僧撥艸瞻風祇圖見性卽今性在甚麼處云不離方寸問師云方寸敗壞時如何僧無語旁僧云徧

界不曾藏師舉栝云者箇喚作甚麼云喚作一物卽不中師云世尊拈華又作麼生云不會師云又道徧界不曾藏

實際參師問如何是實際云綿密不通風師云你那裏得者消息云曾經霜雪苦師云腳跟下親切道一句看云步步蹋實地師云好與三十棒

誦戒次師問經中道若遇餓虎狼師子一切餓鬼悉應舍身肉手足而供養之然後一一次第爲說正法旣是身肉手足都舍了又將甚麼說法僧云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眞實師云如何是一眞實云徧界不會

藏師休去

問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乃現本身爲父母說法未審如何是本身師云片葉飄庭際西風萬里秋

茶次問用處不換機請師速道師云者箇是瓜子

洞山專使馳書至師啓緘見書中云祖道垂秋法多姦弊遂問專使祇如法中姦弊作麼生除得云不會師云你問我與你道云某甲不會問師云舉話也不會使禮拜師打云且喜姦弊已除了也

僧參師問那裏來云東山來師云在東山作甚麼云

作書記師以如意打圓相云者箇是甚麼字云不識
師云者箇字也不識如何作得書記僧禮拜師便打
師落堂垂問衣裏有珠郎不問堂中無佛時如何一
僧云天上天下一僧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師不諾歸
方丈問春侍者你作麼生會云我者裏容他不得師
休去

問千里特來呈舊面請師方便一提攜師云新羅原
在海門東云恁麼則相逢無主伴萬里絕塵埃師云
莫將魚目作明珠

師一晚落堂隨眾坐香畢起身繞堂一市豎起如意

云祇者是便出次日有僧進方丈云承師有言祇者
是未審是箇甚麼師便打

師入堂見一僧經行師云眾人皆睡你爲甚在者裏
打之繞云放不過師云放不過底是甚麼云此事師
云如何是此事僧擬開口師便打僧禮拜師又打

一僧胡跪佛前師云夏漢夜靜跪在者裏做甚麼云
遭昏沉不開師云你卽今不昏沉也在者裏做甚麼
僧無語師打云何得話頭都忘卻

春日大雪次師垂問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卽今
春已到爲甚雪轉淡一僧云竹密不妨流水過一云

宮嫌千口少師皆不諾一云不妨錦上更鋪華師淡喜之

問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師云子規啼處百華香辦後如何師云大地盡皆春

德侍者作禮拈兩條坐具師云別人祇是一箇你爲甚卻有兩箇云和尚莫作兩箇會師云你又作麼生者擲下一具師云依舊是兩箇

問弟子工夫聲未絕師便掌僧擬進語師連掌云者漆桶有甚麼屎工夫快拈大棒來僧便走

師有偈云泥不濁兮水不清獨清須是解騎聲因問

衆聲作麼生騎一僧云試聽檐頭水點點滴舊痕師云忽遇天晴時如何云舊痕猶在師云癩馬繫枯椿又僧請代師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誦戒次師垂問經中道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圓覺又道一切衆生妄認四大爲自身相者裏合作麼生體會一僧云達得眞常理身心合太虛師云如何是眞常理僧下語不契因請代師云地水火風

問承師有言拈得翠巖無柄杓卻是曹谿古鉢孟如何是古鉢孟師便打云因甚無柄師云無汝摸索處

云恁麼則世出世間希有事顯發須憑過量人傻禮
拜師與一踢云者箇是甚麼云好一腳師云亂道
問弟子領了話頭兩季竝無得力處乞師指示師云
你當初將甚麼去領話頭云某甲愚蠢望垂慈悲師
打云者箇元不愚僧復求話頭師云更嫌鉢盂無柄
那

僧患癰師問僧如何是金剛不壞身云密密清楚楚悄
然機師云未狂僧理前問師云臂邊一箇大癰兒
周思永居士問本來無物教弟子如何究心師云
刹竿頭上舞三臺土沈師云會麼云說得卽不是

師云道火何曾燒著口

問如何得超終始之患師云那邊不坐空王殿爭肯
耘田向日輪

問如何是門裏出身易師云低頭不見地如何是身
裏出門難師云春色滿江南如何是回互師云上無
衫下無袴如何是不回互師云鳥自囓華自吐
秀才問如何是法身師云鬚髮白如銀云灰了燒了
畢竟向甚處相見師云待山僧有舌頭卽向汝道
問如何是不住於相而行布施師云十二處忘閒影
響三千界放淨光明

天童和尚忘日師垂問今日是先師十週忘若道先師已滅度是謗先師若道先師未滅度亦是謗先師作麼生得不謗去一僧云離此二途請師別道師便打僧歸位師云何不進語云箇箇飽齰齰師云直須吐卻又僧云有相皆不是無相亦非眞識得天童面七月七立春師云你那裏卜度得來云和尚不妨疑著師云我疑且置闍黎又作麼生僧便喝師便打師一晚落堂連聲云了了見無一物一僧云山河大地聾師便出堂

一晚落堂舉子湖半夜入堂喊云有賊你們快些起

來一僧纔出湖便擒住云賊在者裏了僧云不是湖云是到是祇是你不肯承當師云子湖老漢可謂射虎不眞徒勞沒羽翼巖堂中莫有眞賊麼一僧云一場敗闕師云是者僧敗闕是子湖敗闕僧復云敗闕師打云卻是你敗闕問把住在者裏無纖毫異念時如何師云猢猻繫露柱僧沈吟師打云繫殺了也

問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時如何師云你會作甚麼來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云那箇是獨尊底僧豎指師便打

僧呈偈有萬象森羅露真容之句師問如何是真容
云雪後始知松柏操師云松柏亦是萬象畢竟如何
是真容云全機獨露師云露後如何云法外無心師
便打

問盡夜貓兒腳不停時如何師云亂走作麼云還許
他捉鼠也無師云不許云爲甚不許師云無你着力
處

問耀古騰今卽不問天翻地覆時如何師云待虛空
粉碎來向汝道云粉碎後如何師云耀古騰今云旣
是耀古騰今爲甚麼要虛空粉碎師云不因夜來雁

爭見海門秋

問疑情頓發時如何師云萬里一條鐵云本來成現
事何故最難明師云演若迷頭心自狂

新到參師云隨喜耶求住耶云悉憑和尚師云不許
住不許去僧無語知客云謝和尚安單師休去

問學人上來請師賜棒師云不打灰漢

問二六時中如貓捕鼠爲甚不知安身立命處師云
老鼠已走卻了也僧竚思師打云向道走卻了又思
量箇甚麼

問學人初到此間乞師指示師云何時到此間云去

季到師云到卽不點云乞師指示師打云又說去季到

師問僧如何是無位真人云千聖不識師云無位真人還有身也無云掬水月在手弄華香滿衣師云前三三後三三又作麼生僧擬議師便打

問東山水上行意旨如何師云牛頭尾上安云殿閣生微涼又作麼生師云前三三後三三云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便打

問昔日聞風令朝覲面覲面一句請師分付師云棒打石人頭

問人人腳跟點地各各鼻孔遼天因甚有凡有聖師云但得不以羊何須泣歧路云兩頭俱不涉一劍倚天寒師云你劍在甚麼處云拄杖邊薦取師打云何曾夢見

師一晚垂問白日青天卽不問你三更半夜道將一句來衆無語師代云眼似睂毛

師垂問縣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穌欺君不得絕後再穌卽且置如何是縣崖撒手底句衆無語師代云阿

師因題天童先和尚贊云我雖腳下兒自慙百不像

乃問眾既是百不像爭做得他家兒孫一僧云曹谿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沈

二僧參師問那裏來云百丈師云時中如何用心云看念佛是誰師云不念佛底是誰云不會師云不會底又是誰云不會不會師打云直饒你不會也未免契山僧手裏棒又問次僧你到者裏做甚麼僧默然師云禪和不開口諸佛難下手山僧卻下得手慢打獨尊上座爲師壽請上堂師問教中道本來無有世界眾生因妄有生既是妄生何足稱慶一僧云移華兼蝶至買石得雲饒師休去

問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祇賣火貓頭如何是火貓頭師云黃連甘艸云不會師云批出火貓著

徐居士問學人登山涉水請師弘法爲甚麼不允師云從來不出戶進云大唐險峻不比翠巖馬大師到此出手不得未審和尚如何出手師云已踏殺天下人了也進云色身朽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云水綠山青士云暗點飛龍馬艸裏出頭來橫行三界外萬古絕塵埃師云夢裏惺惺士禮拜

問師子是百獸之王爲甚被文殊騎師云水流濕火就燥

問春雪冬雪俱不問如何是古雪師云一條界破青山色

問春日溫夏日熱未審佛日如何師云春溫夏熱澹庵莊內翰問無生之體在什麼處師云不離動用間又云見性成佛畢竟性在何處師舉茶栢云見麼莊云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師云祇如南泉斬貓又作麼生莊云請師道破師云推倒西山卽向居士道莊罔措通夕不寐次晨師問昨夜公案作麼生莊云虛空粉碎一切不甞師休云

師問觀首座泗州大聖因甚在揚州出現觀云無翳

鎖子兩頭搖又問蓮首座蓮云有利無利不離行市又問一僧僧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師云不是不是師落堂問僧整日整夜者樣走爲甚踏不著自家田地僧云無下足處師云如何是自家田地僧云踏著卽禍生師休去

師一日問僧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僧云某甲喚作無根樹師云如何是無根樹僧云從來不開丫師云我道春至便開華

師問僧如何是如如體僧云衣寶不會藏師云卸卻衣時寶在何處僧云舟行岸不移師云如何是眞實

相僧云門外鉢孟今古傳師云好與二十棒

師問僧黃檗爲甚打臨濟三頓棒僧云直至如今痛未休師云臨濟歿去多少季爲甚至今猶痛僧云阿耶耶師便打

垂問

釋迦峯峻洪井源溪畢竟是誰親到

石鐘石磬晝夜誼闌因甚不聞其聲

團圞一鉢常在目前因甚拈掇不起

果熟香飄大家共享爲甚雷偏護橘

入室

師問僧大顛打首座意旨如何云倚勢欺人師云晝夜一百八又作麼生云切忌當頭道著師云一般耶齒爲甚擯出首座云若不擯出爭得文公悟去師云忽若問你春秋多少又作麼生云問道今季四十一師云何異流俗阿師云一任分別師云爭奈文公何問僧一口吸盡西江玉浪復從何起云沒溺天下人師云溺卽不無浪從何發云好箇問頭師云青州布衫又作麼生云是甚閒家具師云如何是下載清風云朔風凜凜骨毛寒師云未在且去

問僧如何是涅槃心云大地無寸土如何是差別智

云萬派皆歸海前三三後三三又作麼生僧擬議師
便打

問僧你向來用底火杈呈似山僧看僧豎指師云道
得也杈下灰道不得也杈下灰道不得且置道得爲
甚也杈下灰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師云祕魔老漢
郎今在甚麼處云作麼師云者是祕魔底奴子如何
是祕魔底正主僧禮拜師云夏參三十季

問僧庭前柏樹子意旨如何云盡大地風颯颯師云
先師無此語又作麼生云用處最親切師云懷州牛
喫禾爲甚益州馬腹脹僧擬議師便打

問僧野渡無人舟自橫時如何云某甲親到者裏師
云灰了燒了向甚處與山僧相見云向不生不滅處
與和尚相見師云未在和尚又作麼生師便打

問僧如何是正體云覲面夏無私如何是妙用云遇
茶喫茶遇飯喫飯體用互呈時如何云萬派皆歸海
千山必仰宗便禮拜師亦打

入室畢復問雪覆千山因甚孤峯不白一僧云從來
不與衆爲鄰一云蓋覆不得師休去

問僧如何是第一座僧呈座具師云此是第二座云
直下來也師云未在夏道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便打

云者箇便是第一座麼師云莫錯認僧禮拜云謬某甲不得也師云灰了燒了畢竟向甚處與山僧相見云幾回零落盡又見長新條師休去

問僧如何是堂中主云逼塞乾坤如何是主中主云橫按鎖鑰無伴侶師云未枉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打殺釋迦趁出彌勒

問僧如何是法身云頂天立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云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問僧既是歷歷分明因甚不聞云綿密不通風如何是前三三三云團圓無縫罅如何是後三三三云何處不

風流師云你明日砍柴時不要被葛藤絆倒

僧入師云一向不曾打得你今晚要痛打一頓偃打僧亦打師連棒打出僧良久復入師對眾云耐耐者僧膽大打山僧明日要擯他出院云和尚莫作打會好師云你又作麼生云知恩報恩師休去

古雪詰禪師語錄卷十二

抄述

古雪詰禪師語錄卷十三

十一

古雪詰禪師語錄卷十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古雪詰禪師語錄卷十三

嗣法門人傳我等編

頌古

世尊觀星

燦燦疎星午夜晴
閻浮幾箇獨惺惺
老胡夢裏雖先覺
無奈金沙翳眼睛

世尊拈華

直指拈華已自彎
頭陀何事獨高攀
而今靚露投機句
萬象森羅盡破顏
殃囑尊者救產難

支那

古雪詰禪師語錄卷十三

十一

谿清白石出天寒。集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溼人衣。
七賢女遊屐陀林。一女指屐云。屐在者裏。人向甚
處去。一女云。作麼作麼。諸姊諦觀。各各契悟。遂感
帝釋散華云。聖姊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女云。
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無根
樹子。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
一所帝釋云。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者三般。我實
無得。女云。汝若無此。爭解濟人。帝釋罔措。遂同往
白佛。佛云。憍尸迦。我諸弟子。大阿羅漢。不解此義。
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

三般皆滯貨。不值半文錢。堪笑七賢女。賺殺散華天。
楞嚴經云。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卽眞汝心。若分別
性離塵無體。斯則前塵分別影事。塵非常住。若變
滅時。此心則同龜毛兔角。則汝法身。同於斷滅。其
誰修證。無生法忍。

若執分別性鉢盂口上。重添柄。若離分別性。掘地覓
天。還落穿二途。不涉契無生。覲體全彰。明似鏡妍。嫿
現時。毫髮清胡漢。不來光自淨。絕是非。泯凡聖。龜毛
端裏。攝乾坤。兔角杖頭。行正令。慶喜兄。信不信。滿握
醍醐。灌頂門。何事夢憨猶未醒。

百丈禪師再參馬祖祖豎起拂子丈云卽此用離
此用祖挂拂子於舊處乃云你已後將何爲人丈
取拂子豎起祖云卽此用離此用丈亦挂拂子於
舊處祖震威一喝丈耳聾三日後黃檗聞舉便吐
舌

一喝西江水逆流惡聲從此播神州耳聾吐舌成何
事笑倒雲門六不收

百丈禪師每上堂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一日獨
畱丈問立者何人老人云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
佛時曾住此山有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

無某云不落因果遂墮五百生野狐身今請和尚
代一轉語丈云汝但問老人便問大修行人還落
因果也無丈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脫野
狐身

江南塞北一毛頭鼙鼓何緣戰未休解用不須霜刃
劒鉛刀拈出鬼神愁

南泉禪師因東西兩堂爭貓兒遂提起貓兒示衆
云道得卽不斬道不得卽斬卻也衆無對泉便斬
卻

拈起當機下一刀兩堂窮命悉難逃誰知箇裏乾坤

闢百沸鎗中走活貓

鹽官國師一日喚侍者云將犀牛扇子來者云破也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

扇子破索犀牛可惜當機不解酬若是金毛獅子子攔胸便與一拳頭

浮栢和尚因凌行婆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栢云浮栢無賸語婆云未到浮栢不妨疑著栢云更要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云蒼天中更添冤苦栢無語婆云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卽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云苦哉浮栢被者老

婆摧折一上婆聞笑云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婆乃哭云可悲可痛一箇措婆云會麼一合掌而立婆云跋歟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云我若見者吳老婆問教口啞一云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便打一云爲甚卻打某甲州云似者跋歟漢不打更待何時連打數棒婆聞卻云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云可悲可痛婆聞乃合掌嘆云趙州眼光燦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豎起拳頭僧回舉似州州作偈云當機覲

面提覲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
偈答云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令幾
喪目前機

使盡機關用盡心無輸贏處話輸贏俊鷹不打籬邊
雀黃鳥紛紛覓友聲

丹霞禪師至慧林寺遇天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
訶云何得燒我木佛霞以杖撥灰云吾燒取舍利
主云木佛何有舍利霞云如無舍利更取兩尊燒
主自後眉須墮落

不是風顛不是寒肝腸如火熱團團若非碧落浮雲

盡爭見孤蟾出翠巒

大顛禪師因韓文公問師春秋多少顛提起數珠
云會麼公云不會顛云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
次日再來至三門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
叩齒三下及見顛理前問顛亦叩齒三下公云元
來佛法無兩般顛云是何道理公云適來問首座
亦如是顛乃名首座是汝如此對不座云是顛便
打趁出院

碧桃紅杏鬪芳菲蝴蝶尋春上下飛祇見落華吹莫
雨不知春色在南支

齊安禪師因僧問如何識得自己佛安云一葉明
時消不盡松風韻罷怨無人如何是自己佛安云
艸前駿馬實難窮妙盡還須畜生行

葉盡風停境寂寥巖前古木赤條條遊人更問途中
事看取虛空背上毛

臨濟禪師在黃檗會中時睦州爲首座勦令問話
濟遂去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聲未絕檗便打
如是三度發問三度被打濟便辭檗檗令參大愚
愚問甚處來濟云黃檗來愚云黃檗有何言句濟
云某甲三度問佛法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

過無過愚云黃檗怎麼老婆心爲你得徹因更來
者裏問有過無過濟於言下大悟云元來黃檗佛
法無多子愚搦住云者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
過如今又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甚麼道理
速道速道濟問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云汝師黃
檗非干我事

盡道盧醫有異方誰知黃檗勝砒霜命根喪盡空拳
在便把砒霜毒大唐

黃檗禪師一日普請次臨濟隨後行檗回頭見濟
空手乃問鑊在何處濟云有一人將去了也檗云

近前來共汝商量箇事濟近前檠豎起鏤云祇者箇天下人拈掇不起濟就手擎得豎起云爲甚麼卻在某甲手裏檠云今日自有人替請便回寺

乳虎雖飢氣食牛當機驗勘貴親酬果能倒握峯前鏤隨處滄波下直鉤

臨濟禪師在黃檗曾請鋤地次見檠來挂鏤而立檠云者漢困那濟云鏤也未舉困箇甚麼檠便打濟接住棒一送送倒檠呼維那扶起我來那扶起云和尚爭容者風顛漢無禮檠便打維那濟鏤地云諸方火葬我者裏活葬

兩箇貓兒一箇獐通身牙爪任施呈扶持全得風顛力老漢而今快一生

臨濟禪師一日在黃檗僧堂裏睡檠入堂見以拄杖打版頭一下濟舉首見是檠卻又睡檠又打版頭一下卻往上間見首座坐禪乃云下間後生卻坐禪汝在者裏妄想作麼座云者老漢作甚麼檠又打版頭一下便出去

臥龍與鳳雛都盧在一箇海宇旣澄清茅廬不須訪黃檠禪師因入廚下問飯頭作甚麼頭云揀眾僧飯米檠云一頓喫多少頭云二石五檠云莫太多

麼頭云猶恐少狂槩便打頭舉似臨濟濟云我與汝勘者老漢纔到侍立槩舉前話濟云飯頭不會請和尚代一轉語槩云汝但舉濟云莫太多麼槩云來日更喫一頓濟云說甚來日卽今便喫隨後便掌槩云者風顛漢又來者裏爭虎須濟喝一喝便出

逆水興波是巨鼇盲鱗何事亦滔滔鉤頭已得吞舟物今古從他說價高

臨濟禪師半夏上黃槩見槩看經濟云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搯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便辭槩云汝

破夏來何不終夏去濟云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槩便打趁令去濟行數里疑此事卻回終夏復辭槩槩云甚處去濟云不是河南便歸河北槩便打濟約住與一掌槩大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版几案來濟云侍者將火來槩云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狂

楔出楔機奪機疑不決去還歸虎須倒爭緣何事棒下從來有孝兒

臨濟禪師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云我欲於此建立黃槩宗旨汝且成視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

後晉化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濟便打三日後克符問和尚前日打晉化作甚麼濟亦打至晚小參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

奪人不奪境

煙昏昏復霧濛濛涿鹿貔貅有應龍斬卻蚩尤歸細柳軒轅從此代神農

奪境不奪人

咸陽庫藏既全封帝璽分明屬沛公不戮已降誠大度三章重約見英雄

人境兩俱奪

席卷山河數百州英雄六國一時休蓬萊高誓渾開事肯著盧公入海求

人境俱不奪

垂衣而治是陶唐風不鳴條雨不傷如日如雲咸帝德萬邦何處弗歌揚

臨濟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濟云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郎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真正學道人念念不間斷自達摩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箇不受

人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
夫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
堪與祖佛爲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
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

第一句

驅盡耕夫牛奪卻飢人食夜半捉金烏晴空轟霹靂

第二句

閒步出深却橫吹無孔笛點鐵悉成金還丹祇一粒

第三句

水煮乾蘆菰一餐喫一盃不是嬾逢迎臂長衫袖短

三玄三要

第一玄擡頭不見天萬里無寸艸千峯月正圓

第二玄靈符肘後縣當機纔顧竚鼻孔一時穿

第三玄獼猴夜簸錢燈籠纔拍掌露柱便擎拳

第一要秋山逢野燒颯颯露金風翩翩飛鐵鷁

第二要殺活機輪票言下捉獍龍風前擒虎豹

第三要隨流皆得妙霧起見龍吟風生聞虎嘯

四喝

有時喝似金剛劒海竭山崩天地轉一任銅頭鐵額
來直下分身成兩段

有時一喝如師子踞地咆哮百獸灰凜凜威風徧界
彰全力不施聲自美
有時一喝如探竿淺深眞贋辨何難主賓若自知時
節把手相將笑未闌
有時喝不作喝用鎮日喃喃口不動拈起新羅鷄子
看卻是丹山五色鳳

四賓主

賓中賓子在陳思量起愁殺人
賓中主子得母驀相逢不相覩
主中賓降絲綸天之下盡吾臣

主中主氣如虎正令行無佛祖

臨濟禪師聞德山垂示云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
也三十棒乃令洛浦去問道得爲甚麼也三十棒
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他作麼生浦如教而
問山便打浦接住棒一送山便歸方丈浦回舉似
濟濟云我從來疑著者漢雖然汝還見德山麼浦
擬議濟便打

賊賊摯電之機誰識得一支箭入紫雲端三十棒分
牽嶽色阿呵呵見也麼同風千里從來事路上行人
蹉過多

臨濟禪師示衆云我於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支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云某甲下手濟度與拄杖僧擬接濟便打

萬仞崖頭跌一交通身粉碎沒纖毫起來獨立崖頭上推落兒孫是幾遭

臨濟禪師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濟還有賓主也無濟云賓主歷然復召衆云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綠楊溪處子規啼牽滿支頭月滿谿玉女凭闌人共

見不知姦姦是兄妻

臨濟禪師將入滅謂衆云吾滅後不得滅卻吾正法眼藏三聖云爭敢滅卻和尚正法眼藏濟云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卻

臨濟正法眼是甚破沙鍋瞎驢邊滅卻清光轉更睦州禪師喚僧僧回首州云擔版漢

喚轉頭來便云擔版露利衲僧無處著眼照用竝行兮電光輝機輪活潑兮有何限陳睦州陳睦州善鼓弄人何日休

俱胝和尚凡有人參問唯豎一指有一供過童子
每見人問事亦豎指人謂胝云和尚童子亦會佛
法凡有問皆如和尚豎指胝一日潛袖刀子問童
云聞你會佛法是不童云是胝云如何是佛童便
豎指胝以刀斷其指童叫喚走出胝召童童回首
胝云如何是佛童舉手不見指豁然大悟

兒童學語亦堪憐何苦逢人結惡緣縱使一時遭毒
手奈何十指不完全

香嚴禪師上堂云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支
手不攀支腳不蹋支樹下忽有人問西來意不對

則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
卽得時有虎頭上座出衆云樹上卽不問未上樹
請和尚道嚴乃呵呵大笑

竹邊拾得蜣螂彈樹上高縣瑪瑙盤南海波斯相見
了呵呵笑得舌頭乾

道吾禪師因趙州來豫著豹皮禪把吉獠棒拄三
門前等候纔見州來便高聲唱喏而立州云小心
祇候著吾又唱喏一聲而去

吉獠棒豹皮禪小心祇候立三門不得潘郎低眼看
奴奴賣俏是裴邨

大隨禪師菴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者
箇衆生爲甚骨裹皮隨拈艸鞵覆龜背上僧無語
卦兆纔分事已彰吉凶何必再商量孫臏收卻門前
舖直使人人露賊贓

德山禪師一日因飯遲拓鉢下堂時雪峯作飯頭
纔見便問者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處
去山便低頭歸方丈峯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
不會末後句山聞令侍者喚頭來問你不肯老僧
那頭密啓其意山來日上堂果與尋常不同頭於
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雖然如

只祇得三季後三季果遷化

滯殼逃封也大差數聲羌笛爲誰家至今三月桃華
浪雷電轟轟送爪牙

德山禪師一日謂巖頭云我者裏有兩僧入山住
菴多時汝去看他怎生頭遂將一斧去見兩人在
菴內坐頭乃拈起斧云道得也一下斧道不得也
一下斧二人殊不顧頭擲下斧云作家作家歸舉
似山山云汝道他如何頭云洞山門下不道全無
若是德山門下未夢見在

把住封疆水莫通將軍空自逞英雄饒伊起倒能生

殺爭奈蠻王不展鋒

巖頭禪師值沙汰隱爲渡子凡見人來舉棹示之
忽有婆子抱一孩兒來問呈撓舞棹卽不問且道
婆手中兒甚處得來頭便打婆云婆生七子六箇
不遇知音祇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祇者一箇也不消二月春風利似刀兩隻黃鸝鳴翠
柳一行白鷺上青霄

高亭禪師參德山隔江纔見便云不審山乃搖扇
招之亭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

一搖鞭影便橫趨不是追風天馬駒未動步前擒德

嶠肯將形迹落江湖

寶壽禪師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恁麼
爲人非但瞎卻者僧眼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在壽
擲下拄杖歸方丈

赤手全提入鬧藍是誰不受瞎驢謗無孔笛逢鼐拍
版一唱一和韻高寒

雲門禪師因僧問達摩面壁意旨如何門云廿七
雲門廿七達摩面壁若到翠巖拳打腳踢

保福禪師問僧殿裏底是甚麼僧云和尚試定當
看福云釋迦佛僧云和尚莫謗人好福云卻是你

謬我又問飯頭錢闊多少頭云和尚試量看福以
手作量勢頭云和尚莫謬人好福云卻是你謬我
又問僧汝作甚麼業得恁麼長大僧云和尚短多
少福卻蹲身作短勢僧云和尚莫謬人好福云卻
是你謬我

楊子江心泛小舟隨波逐浪恣悠悠等閒撒下湯天
罔鰕鱗魚龍一并收罔中徒蹕跳天外孰昂頭漁歌
聲罷秋風冷萬頃蒼茫動客愁

鼓山國師赴閩王請雪峯門送回至法堂云一隻
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孚上座云待我勘過始

得遂趣至中路問師兄向甚麼處去山云九重城
裏去孚云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云他家自有
通霄路孚云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云何處不
稱尊孚拂袖便回峯問如何孚云好隻聖箭中路
折了也遂舉前話峯云奴渠語在孚云者老凍膿
猶有鄉情在

虎生三子必有一豹象骨巖高徒勞蹕跳

鷺湖禪師一日不赴堂侍者來請赴堂齋湖云我
今日在莊上喫油養飽者云和尚不曾出入湖云
你但去問取莊主者纔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

到莊喫油糝

喫得油糝飽未休旁觀證據有莊頭幾多受餓糝邊
客滿口垂涎似水流

明招禪師一日天寒上堂眾纔集招云風頭稍硬
不是汝安身立命處且歸暖室商量便歸方丈眾
隨至立定招云纔歸暖室便見瞋睡以拄杖一時
趲下

寒風吹不入暖室豈能藏可憐謙獨眼兩處錯商量
翠巖可眞禪師嘗參慈明因之金鑒同善侍者過
夏善與語知其未徹叱之眞因還石霜明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眞云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喝
云頭白齒豁猶作者箇見解如何脫離生死眞悚
然求指示明云汝問我眞理前問明震聲云無雲
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眞於言下大悟

腦後一槌百雜碎嶺雲谿月兩悠悠解醫何必需參
桂鳩毒投來病亦瘳

翠巖文悅禪師初參大愚芝芝問來何所求悅云
求心法芝云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家赴色力
健何不爲眾乞食我忍飢不暇何暇爲汝說禪乎
悅不敢違未幾芝移席翠巖悅納疏罷復過翠巖

求開示芝云佛法未到爛卻天寒宜爲衆乞炭悅
亦奉命能事畢復造方丈芝云堂司乏人今以煩
汝悅受之不樂恨芝不去心地坐後架榻籬忽散
自架墮落忽然開悟頓見芝用處走搭伽黎上寢
堂芝迎笑云且喜維那大事了畢

海若幾回愁渴殺卻從河伯覓蹏灣忽然蹋著來時
路始覺通身浸碧灣

翠巖璣禪師因張無盡丞相過訪問如何是翠巖
境璣云門近洪崖千尺井石橋分水繞松杉張淡
喜之

門近洪崖井上安尊官已被老僧謗而今若問山中
境向道雙谿月一團

五祖演禪師因白雲忌日示衆去季正當恁麼時
多前季三件事今季正當恁麼時多去季七件事
此十件事數不過者甚多何也去卻七三存一事
是去季說是今日急如箭黑如漆無言童子口吧
吧無足僊人劈胸趯乃云交

今季七共去季三古廟香爐過海南蹋斷蒼龍頭上
角霏霏煙雨出澄潭

圓悟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

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卽不然設問如何是
諸佛出身處但向道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
大慧在座下聞舉大悟

日出巖房暖風來殿閣涼倏然行復坐正體露堂堂
大慧禪師嘗握竹篋問僧云喚作竹篋則觸不喚
作竹篋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僧擬議慧便打
南蠻鼙鼓誼無極北狄旌旂拂未闌巨闕一揮天下
定堂堂擺手出長安

大慧禪師一日遣謙上座通張無垢書謙云我參
禪二十餘季無入頭處更作此行決定允廢意欲

無行友人宗元者此云不可在路慢參禪不得也
去吾與汝俱往謙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云我
一生參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
應去元云你但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
爲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事我盡替你
祇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謙云五件
者何事元云著衣喫飯屙屎放尿馱箇死屍路上
行謙於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

一道神光亙古不昧本自圓成何須特地卓爾獨彰
兮誰悟誰迷坦然無事兮何難何易飢卽餐倦卽睡

自家妙用誰能替一自同參點破歸至今不負孃生鼻

翠巖守眞禪師通嗣法天目禮書禮上堂云洪崖井邊翠巖寺裏山遮半月江礙斜陽不是諸佛眼睛亦非祖師巴鼻召專使云會麼歸去滕王閣上卷起珠簾看取十八灘頭煙波鼎沸

煙波鼎沸幾時休法乳皆從太白流誰謂老眞無一字山遮半月古今幽

高峯禪師因雪巖問日間浩浩作得主麼峯云作得巖云睡夢中作得主麼峯云作得巖云正睡著

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在甚麼處峯無對
一日因枕头墮地作聲忽大悟乃云如在羅罔中跳出

夢想見聞俱坐斷主人面目甚分明不因枕头敲殘月爭得殊方定太平

千巖長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巖云野馬入牛欄達摩未來時如何巖云在西天來後如何巖云在東土

野馬入牛欄踢踢任君看西天并東土當央受熱湯忽然謬不得撞頭磕額乾坤窄

九曲慶祥禪師因僧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祥云以此爲津梁僧云如何是此祥云築著鼻孔險中以此爲津梁劒樹刀山信步行築著鼻頭猶不會覆盆休怪月無光

唯菴然禪師上堂衆纔集菴顧視左右云分明記取便下座

和楚耀麤老唯菴醜態全彰面不慚若是久經行市客禪牀好與便掀翻

海雲簡禪師參中和璋問某甲不來而來作麼生相見和云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莫打野檉雲云某

甲因擊石火迸散乃知眉橫鼻直和云吾此處別雲云如何通信和云牙是一具骨耳是兩片皮雲云將謂別有和云錯雲便喝云艸賊大敗和休去灰款供來猶似鈍生機拶出始驚人衝開百市湯天罔玉轉珠回著著親

笑嚴禪師一日於金沙灘陽濱塌地而坐二僧侍側時忽見一沙門執錫緣濱而來貌古奇雅逼前卓立朗聲問云仁者可識從上相承密論密義不嚴云密則非論論則非義門退後一步以錫橫肩上翹一足云是甚麼義嚴於地上書一更字門以

錫圓地一圓闊兩脛立上復以錫橫按腹上亞身而視云是甚麼義巖於地上書一嘉字門卓錫地上以兩手叉腰翹一足切齒怒目作降魔勢云是甚麼義巖於地上書一之字門分手指天地復旋繞一巾云是甚麼義巖於地上書一尤字門進前一步叉手作女人拜復分手指侍僧云是甚麼義巖於地上書一蚕字門旋繞三巾於前作禮立於巖右巖於地上書一儂字云會麼門擬進語巖云設到此地更須知有儂者箇時節始得門忽歡喜合爪歎云咦真摩訶衍薩婆若上士耶乃作禮浩

然而去侍僧皆驚喜罔測問云彼是何所沙門所爲復何義耶巖良久云還識此人不佞云不識巖云此是應真賢聖所呈乃金剛王變相三昧及三昧王三昧用來勘吾然彼亦將有新證

大義離言說最密而最顯激揚向上機須具超方眼紛紛變相辨來端一一分疎珠走盤珍重巍巍穿耳客魔佛應知一體觀金剛王三昧王分明觸處露堂堂

龍池傳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奇特事池云蝦蟆捕大蟲僧云恁麼則不奇特也池云貓兒捉老鼠僧

禮拜池便喝

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
又僧問龍池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池云西河火裏
坐

東山水上行赤腳波斯入大明西河火裏坐焦尾大
蟲當路臥潦倒放癡憨不知成話墮不話墮鬼面神
頭能幾箇唵

壽昌經禪師上堂云臘月三十日季季卽有之要

似今韓夜世間是罕希大衆且道今夜有甚長處
一僧云殘雪方開徑春風送客歸昌云未在僧云
和尚作麼生昌云汝不鑑乎僧云公孫遺布被大
禹衣輕裘昌云鑑猶未眞在

季去季來元不變華開華落盡春風要知此夜何長處石女樓邊撞曉鐘

雲門澄禪師因僧問如何是法身門云背倚秦望山如何是法身向上事門云有口道不得僧云道了也門云好狗不逐塊

背倚秦望山脚蹋滄溟水覲面爲君通銀盆盛雪子

天童本師悟和尚二十七歲在俗上山作務見積薪有省季三十棄妻出家祇覺生歿到來畢竟不穩當每請益龍池池唯加罵詈至三十七歲池命監院事一日自城歸過銅棺山頂豁然大悟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趨見池呈所得池印之拾得驪珠百艸頭盧公活計已風流無端蹋碎銅山頂秦楚封疆一筆勾

龍池師翁一日喚本師和尚入室云老僧昨夜起來走一回把柄都在手裏了汝當爲我扶持佛法尚云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都來總

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爲賞罰池休去

鐵牛生下石師兒一吼寰中百獸危家計不須分付得爪牙今已利如錐

僧問本師和尚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尚云百萬軍中斬顏良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尚云取了荊州放魯肅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尚云殺卻陳友諒并吞數十州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尚云當今天下太平國王萬歲進云料揀已蒙師指示全提向上事如何尚以拄杖連擲云退去退去

宗旨分明爲舉揚箭鋒相直豈尋常可憐逐塊韓盧

子猶把虛空較短長

僧問本師和尚如何是三寶尚云一頓餠餅兩頓粥云不問者三飽尚云老僧日日奉持

梵語唐言字不同未經翻譯兩難通東風昨夜枝頭發吹出山華片片紅

石簣陶會元參本師和尚問弟子久於此事留心何以迴無入處尚云居士卽今在什麼處陶云有何方便令得入否尚涌身云但恁麼入陶欣然作禮

日日黃金殿上行不知身在九重城忽聞環珮丁當

響始覺頭頭奉聖明

僧問本師和尚如何是禪尚云一棒打得髑髏穿云更有問時如何尚云足方頭頂圓云更有問又如何尚云口裏舌頭鐵云更有問又如何尚打云你若喚作禪入地獄如箭射

滔天沃日未爲闊浸爛虛空始是深堪笑不毛山裏漢頻將折筯探滄溟

元公黃司理參本師和尚問風清月白時如何尚云大家狂者裡黃云弟子有時做到風清月白時候有時做到山崩海裂時候畢竟那頭是尚云總

不是黃云如何卽是尙便打黃釋然作禮

十里涼亭五里橋桃華落盡李華飄可憐未到家鄉
日西望長安路轉遙

錢相國參本師和尚問如何是如來大意尙

云居士今日從甚處來錢云從人行過底路來尙
云恁麼則不如來了錢從此領旨

王殿沉沉絕往還六臣何處覲龍顏一回指出曹溪
路千古名喧太白山

居士問本師和尚如何是無上菩提道尙云俗人
頭戴僧官帽

露柱進燈籠裏立烏鷄向白雪中飛未曾親入天童
室誰識全提玄要機

居士問本師和尚持咒念佛還了得生歟不尙云
了不得云畢竟如何了得尙打云向者裏會得便
了云和尚還有生歟不尙云你若有時我也有你
若無時我亦無

丹砂洞內訪神仙問盡仙方丹未傳卻向仙家尋玉
婦咲看秋水對長天

古雪詰禪師語錄卷十三

空籍牆全野之要錄
如有人無上之寶
露林數數簾裏立息
離間白雲中
未嘗驟入天童

古雪詰禪師語錄卷十四

嗣法門人傳我等編

法語

示春侍者 五則

江河湖海谿澗溝渠皆水也而有淺深清濁之殊日月星辰皆光也而有小大之別鳳凰鴻鴈皆禽也而有羽毛長短麤細之不同道一也而有偏圓種種之見由見有未至故各說異端如羣盲摸象其指出耳目口鼻非不相似但不得象之全體耳是故學者稍得一知半見不能廓徹圓融亦猶摸象殊不知安得如威

鳳之翱翔杲日之麗天江河湖海之汪洋無際哉
德山棒臨濟喝祕魔杖俱抵指皆向上提持全機大
用學者不究厥旨才入叢林菽麥不分奴郎不辦是
處胡喝亂棒何異以千鈞之弩而彈燕雀識者未嘗
不爲之嗟惜也

宗門差別語句直須一一透過毫髮無疑始得不可
妄生穿鑿亦不可儻侗推開明得古人意旨然後自
心明去古德誠言豈欺我哉

吾人最惡賴習氣是貪怒癡然有輕重不等未見道
時終日爲貪怒癡所轉旣見道後便能轉貪怒癡其
或無明煩惱逐境遷移不能彊作主宰則生歿到來
依舊一場懣懣

曹谿而後衣鉢遂止不傳後世但以機緣契合爲據
近代學者各根未剪學識弗精唯以衣拂爲事才哄
到手不管七家村裏土地廟中裝模作樣自大自尊
豎拂拈椎逢人賣弄獨不思傳持慧命之任重苟非
直操實履行解相符不足以弘闡宗猷報佛恩德有
志法門者切宜慎之

示禪人 五則

學道之要貴在立志專用功純功純則諸妄自息志

專則閒情自遣古來正因行腳之士三二十季依附
明眼宗師食不求飽居不求安脇不至席二六時中
攢起兩道眉毛憂戚戚地如瘡痂人相似鉄墩墩地
見人扯淡則趨而避之見日西沈則哭泣嗟咨見宗
師提持箇事則如飢遇食如渴遇泉此無他蓋其爲
生歟之志專而參究之功純熟故也近代學者多務
外無大志初入門來也說箇生歟事大問伊如何用
功也說看箇本來面目及察其所安則胸中毫無箇
事恰似了道人一般見人學書也學書見人作詩也
作詩人嬉亦嬉人笑亦笑逐浪隨波荏苒過日竟不

知行腳之爲何初志之爲何嗟夫如此用功莫道入
一叢林親一知識直饒走盡四大部洲參徧臨濟曹
洞下尊宿也祇成得箇老骨董謂之打野樵漢一箇
老病臨身歟境現前叫爺叫孃叫蒼天遲矣暮矣噬
臍何及悲夫修遠滋禪者自寶峯來相依未及一載
而告假者三度吁白法固是一箇種田博飯喫底邨
僧原非吾知識亦無佛法與人相信則同甘共苦伴
守寂寥不信則一任奔馳南北吾復何畱但到諸方
被人問著眼眨眨地莫言曾見白法來滋禪臨行出
紙求示因書此以勉旃

辛卯臘月朔前一日雪嶺攢眉梅華欲吐之際有一
禪客攜囊負鉢昂然而來達摩峯前合爪作禮凡夫
曰巍巍堂堂來何所求客曰求戒凡夫曰持戒但束
身非身無所求求之何益客曰禪以戒爲基故先乞
戒戒以禪爲極故必學禪吾鄉數十里之遙接壤數
十刹之衆皆傾渴道風欲棄應歸禪結社學佛使禪
戒均明自他俱利願句一語以爲前茅凡夫曰善哉
希有今天下髡髮而衣緇者如毛禪戒均明者如角
所以祖道凌倖正宗不聞公等誠能於此劫火洞然
之餘棄應而戒由戒而禪由禪而利他自利則西江

之法道自公輩再振矣夫道無時不見無處不周無
人不具者也但以積迷之久爲聲色利欲等妄塵所
蔽固不能返照自歸必假明眼宗師指點而後知此
本具之道所謂迷時師度悟了自度歷觀從上諸祖
未有一人不是放下萬緣屏息寂務瞻風撥艸訪友
尋師如慈明之結社參汾陽雪峯之合併謁臨濟乃
至一語千山三登九上蹋破多少艸屨始得腳跟點
地公輩果能從此具戒之後誘引同袍立大志結大
社繭足千里煙水百城浙東西江南北一人所在也
到半人所拄也到忽若艸窠裏遇著箇敲豬狗底手

脚蔦地親遭一口歸來始好作大應赴所謂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譬如釋迦老子棄卻萬乘之尊攢眉雪嶺冷坐六季飢得骨瘦如柴若不得一點明星刺瞎雙眼爭能分身塵刹隨機接引豈不是釋迦老子是箇大應赴達摩祖師是箇小應赴夫如是則唯恐應赴之不多耳焉用棄爲若是打鏡鉢執手爐戴毗盧帽者葷酒不斷禪戒不知非應赴也正所謂光頭百姓耳今有行光頭百姓之事而諱光頭百姓之名正猶執熱而不以濯也果能如佛祖之普應萬邦而不離此座則思過半矣且道如何是此

座試去衣綫下攢起睂毛東卜西卜忽然卜得著時大家攜手來洪井洞邊與汝烏藤三十

未入母腹之先自己在甚麼處住既離軀殼之後自己向甚麼處去識得去處始不被生歿之所縈纏識得住處始不爲境風之所搖蕩古來有志之士割恩愛離鄉井直入窮崖絕巘木食澗飲甘心枯寂以勤求者求此也雪嶺夜半覩星南陽竹邊一擊而頓悟者悟此也天下大宗師基布法幢千言萬語乃至棒喝交馳雷轟電掣以指示學者指此也知此則去住自由隱顯無礙雖終日住山不見有青山之可住終

日塵勞不見有紅塵之可染此從上達人之標格也
末世法道凌夷人心怠惰雖入禪門不知禪爲何物
戒爲何事絕不以生歿爲念稍聰敏者則習經懺學
吹唱以應和檀那廣求細滑英俊者則工字畫習詩
詞以資談柄椎魯者則從朝至暮從暮至朝唯耕作
是務佛不禮呪不持課不誦食不施鉢積寸累以生
放養羊豕豕以征利聞善言相誠則瞋以爲欺已見
客僧食宿則惡之如仇讎借有司聲勢大張示諭以
絕其往來且曰日本山自耕自食并無醃飯盆米夫醃
飯盆米固當接納方來而自耕自食則客僧遂不得

稍分其惠耶殊不知業已出家則若田若屋若艸若
木一一皆出信心檀越所施客僧安得無分一寺一
菴行之諸山效之師授諸徒徒授諸孫相襲成風牢
不可破欲望叢林再振法道重隆不可得矣嗟乎予
癸未春遊西山慕亮座主之高風誅茅白法雖火種
刀耕嚙糠飲粥必與十方共之正所謂曾爲浪子偏
憐客也髻珠菴覺悟禪者從予受具已來經今四載
踐履冰霜通山僧俗靡間掄揚予因以院事付之夏
欲開擴其志以種般若正因母蹈今時流弊二六時
中忙裏偷閒看看生前在那裏住歿後向何處去果

能久久不退密密用心一旦築著磕著則覲體現前
異日生歿到來自然千穩百當如是出家方爲眞報
佛恩如是住山方爲續佛慧命勉之

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發明非常之事須是非
常之人在昔有周西土迦毗羅國有非常之人其號
曰悉達偶遊四門見生老病歿衆苦逼迫遂生狀離
夜半逾城棄王宮入雪山宴坐六年蘆茅穿膝鷄雀
巢頂不自知也一夕擡眸觀星豁然大悟是所謂非
常之事也嗣後道振西天法流東土聯芳續燄列派
分支至梁時有香至國王季子達摩大師特特航海

而來茲土傳佛心印謂之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
人心見性成佛是所謂非常之事也唐宋以來機器
漸熟宗風愈彰而公卿大夫宏儒碩學莫不溪研此
宗爲內外護其間挂冠剡艸如風穴丹霞之流不可
勝數皆具大知見得大辯才是所謂非常之事也故
張文定公曰自孔孟之後儒門淡薄收拾不住天下
英傑皆歸於釋氏而無盡居士以爲知言嗚呼自今
日觀之則釋門淡薄又將收拾不住矣不知天下英
傑安所適歸乎鑑禪負文武全才稟忠義正氣適丁
國步艱難未獲展其懷抱遂斷葷血割恩愛來白法

堂前剗艸向雲峯峯頂結茅雖親友屢招兒女遮畱
脫然不回一瞬此亦可謂非常之人也既是非常之
人必須發明非常之事昔香嚴謁漚山山曰聞子在
百丈問一答十問十答百試向父母未生前道一句
看嚴不能答乃憤然入南陽縛茅以居一日掃除聞
瓦礫擊竹聲瞥爾大悟且道擊竹聲與父母未生前
事相去多少若也會得始許發明非常之事堪與悉
達達摩丹霞風穴輩把臂竝行苟或未舛直須放下
萬緣剪除百念將從前世智聰辯麤重習氣一筆勾
下二六時中單單看箇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我本來

面目自參自問自審自疑行住坐臥動靜忙閒密密
綿綿勿令須臾間斷驀地築著打失鼻孔不妨來白
法堂前痛與三十拄杖鑑禪自謂初機未達入門捷
徑因書此勗之并示以偈恍慨隳冠大丈夫安名剗
艸越羣儒直須頓徹生前事始可人間作範模

空華陽燄悉是法身遞水傳茶無非妙用爭奈積迷
既久妄見紛紜乍聞知識提持不能直下頓徹所以
勞他諸聖出興設百千方便無數權巧鞠其大意無
非要人自證自悟此本有法身而已近來學者多務
虛名不肯實究者邊經冬那邊過夏全無真實痛爲

生歿念頭才入叢林先學轉語頌古哄善知識善知識見學者有些小聰明相似語句便云某人有箇省發遞相欺誑疑悞後昆所以一期之中常有幾十箇稱悟道及乎推勘將來依稀彷彿了沒相干此蓋近代禪弊若是有血性漢子決不被他牢籠虛度一生耳羅雲承子從予薙染以來志氣越諸儕輩巾瓶之暇自肯密密用工茲擬挈囊行腳予恐其心志不堅生歿不切不免爲近世風氣所移故書此以勗之向去要莫別處用心但刻刻自問云除卻行住坐臥思量分別那箇是我底法身忽然失腳蹋破虛空正好

歸來迎笑堂中痛領大棒

示居士三則

從上諸聖出世皆觀機說法因時救弊斷非膠柱調絃者可同日而語所以吾佛世尊於四十九年之間五時八教之別或權或實或頓或漸偏圓半滿經律禪淨教網雖殊鞠其指歸無非欲一切人知有父母未生已前一段風光而已是故權開淨土法門三根普攝則曰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又云七日一心不亂卽生西方末後拈華示寂直接上根則曰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又云理

雖頓悟乘悟併銷事在漸除因次第盡然則一心不亂卽見自性彌陀現在說法豈非淨土之禪見性之後眞操實履漸盡無始虛妄惡習豈非禪中之淨土由是觀之禪淨根源從來不二頓漸雖異理事無殊後代知見未融涯岸各封者蓋因不達先聖立法之苦心故耳宜川爲西江奧區宗風最盛唐宋之際剎竿相望弓箭之聲禁墮之語震震海內邇來三災競起萬界滄桑法門龍象藏牙伏爪於千巖萬壑之間而邑中諸君子不怠靈山記莠或結社以修淨業或訂盟以究禪宗濟濟森森轟轟烈烈初祖所謂震旦

有大乘氣象者非此也耶丙申春予以赴請歸里道過宜川堅明松公偕禪淨兩社居士殷勤修供啓請說法於龍泉予固辭不允因念其向慕之誠特述從上諸聖本懷及禪淨不二之妙旨諸公儻能劈破藩籬親見自性則父母未生前一段風光頓現紅塵堆裏令不二法門復啓東土而金蓮華發徧界香飄西方云乎哉宜邑云乎哉乃易金蓮爲不二凡禪社諸公於朔望之際仍至龍泉同修淨業蓮社諸公於修淨土之餘仍究禪宗闢板彼此互相激揚互相切磋非特禪淨不二卽儒釋僧俗亦不二乃至貴賤老少

城市山林皆平等不二則一會靈山儼然未散於宜
川之上矣雖然更須知有向上一著不屬修證悟逃
了無禪淨階級待諸公親入不二法門之後再來與
翠巖木上座相見

戊戌之秋十月望旦遠山檀越鍾子陳公修設伊蒲
塞再四稽首惘請陞座舉揚第一義諦以求嗣胤予
以赴請之洪都途次儀式不備辭鍾子復求法語且
曰諸佛不違衆生所願故求男者得男求女者得女
和尚續諸佛慧命師表人天津梁苦海而蓼莪諸什
諄諄孝道以啓覺末流三載之間梓里中感悟者無

限臺歲馳書攀迓正欲有所懇耳今和尚固辭不允
陞座願乞指示修何善可以遂其所求滿其所願庶
幾不蹈無後之愆予曰善哉問公爲求貴胤以酬孝
思乞法語以行善事是所謂善求者也詩云愷悌君
子求福不回其斯之謂歟昔給孤獨長者布金祇園
建精藍以奉佛當其草創之際嘗與尊者舍利弗親
自牽繩區画其地弗忽微笑長者詢其故弗曰長者
發心建寺寺雖未成六天宮殿已備者曰何以知之
弗乃借以天眼令其自眎果見六天宮殿莊嚴偉麗
非人間可及乃問弗云六天中何天最勝弗云下三

重放恣上二重怠惰唯第四重中常有菩薩示生其間晝夜說法諸天警悟精進不懈者曰弟子願生第四重天言畢五天俱隱由是知建立梵刹福感天人信不誣也公今施遠山以奉伽藍捐四事以供三寶雖在草昧經營之際而天宮之福已備矣復從予受三自歸及不殺戒卽至善也儻能體上帝好生之德與吾佛同體之悲堅持不犯則蠡斯蟄蟄可立而待也雖然求男得男求女得女諸佛菩薩之悲願接引衆生之方便耳所謂先以欲鈎牽後令人佛智若欲親聞第一義諦須待石虎生兒卽向公道

甚矣三界之無安也而欲界爲最三途固無論已吾人處欲界之中墮五陰區宇遂迷本有覺性妄認浮泡四大爲自身相資身之具爲自家相妻子兒女爲眷屬相童顏皓首貪戀不休殊不知無常老病不與人期一息不來卽同灰壤故三界大師火宅之喻可謂彰明較著者也然諸子幼稚無識耽著五欲東西馳走不思求出竟爲烈火所燒得不辜長者之波心哉雖然卽此火宅裏面具有清涼世界刀兵水火侵害不得八風五欲擾亂無門故六祖云誰知火宅內原是法中王第吾人未嘗惕然返省耳昔舍衛國有

兄弟四人入山學僊得五神通自知壽盡悉圖趨避
一藏空中一藏海裏一擘山兩半入中還合一入市
中俱不可得脫三界大師聞之因說偈曰雖然藏在
空及處大海中假使人諸山而欲自翳形欲求不灰
地未曾可獲定是故精進學無身乃爲寧悲夫無身
之說非參悟莫委生歟之患非無身莫除蓋五陰之
身既空則本有覺性頓現本有之性既現則覓生歟
了不可得矣彼神僊者流雖得五通御風乘雲猶未
見性故不獲免於無常之苦耳虔州用韜郭子淡信
佛語狀離火宅久遊龍德之門學參悟法客冬聞予

抵虔不憚和寒遠迎殷勤請法予修途勞頓辭郭
子再請乃諾以今歲詎料春夏以來杜門養病老病
益作日漸衰朽因書數語以代陞座幸毋謂非第一
義而忽之也郭子其勉旃

授九峯白長老法衣華鋪錦上語播坤維九峯果熟
四海香吹信衣授爾爾其勗之博接英靈紹乃宗枝

示靖藩李太夫人

并授戒衣

如幻三昧是諸佛母壽等太虛河沙莫數我來粵東
原爲佛事道人成之紫金光聚戒是慧根佛佛相授
時披法衣三學偕就一切如幻乾城露珠頓悟自心

女中丈夫

贊

釋迦文佛銅像

塵刹全彰是大雄堂妙相古今同因從數粒胡麻
種行歷三祇遠劫崇鏡智已圓空泡影悲心時發悞
童蒙婆娑億界緣初熟天竺千門日正中白象倒騎
趨鳳闕青蓮端坐出王宮三乘法布悲無盡八十形
銷像未窮鏤石鏤檀還鏤玉烹金烹鐵復烹銅萬斤
模脫三季裏丈六身成百粵東未細琢磨仍有漏再
加補飭始爲工通身自是金光紫寶髻從斯景日紅

殊勝儼然兜率降精嚴不異鷲山逢

王臣共慶酬

初願樵牧同欣見大功南浦香花迎驛路西峯鐘磬
遲芳叢二千餘里經旬至十八高灘一棹通瑞氣已
先凝翠寶祥光應燮耀寒空願言久住人間世度盡
天人暢本衷

千佛名經

過現未來三世佛皆因敬禮五十三五十三位婆伽
名一一皆從妙光說妙光佛說釋迦聞展轉相傳至
今日聞名禮敬如河沙成佛何啻三千數我亦三千
數內一幸生釋迦像法中獲聞如是殊勝名猶覲妙

光親口說試問妙光佛當時五十三佛從誰聞釋迦
聞莊三千先何以成佛居賢劫如我思惟此妙義佛
與衆生本平等賢劫星宿及莊嚴猶如翳眼見空華
眼中翳落空華滅三千佛亦本無名自心念念釋迦
生自心念念妙光發自心念念轉法輪自心念念降
魔外自心念念度衆生自心念念空三際八萬四千
三昧門一一皆從自心入八萬四千塵勞海一一皆
從自心出了證自心本來空塵勞三昧將安寄聖名
凡號總虛聲一切法中無住著復從無住法中起示
現空華鏡象形建立殊勝希有事或權或實難思議

一切時中如是觀成佛何殊眼中屑一切時中如是
禮曠劫業猶湯消冰我今稽首說是贊如蠡測海管
窺天四十八尊活如來應信因我得禮你

七佛有序

癸巳臘杪雨雪迭作趺坐之餘偶閱傳燈初卷首
列七佛且按阿含云七佛精進力放光滅暗冥乃
撫几太息曰嗟乎一切衆生常處暗冥者怠惰之
故耳去聖時遙人多若此安得古佛再來曉此長
夜耶因不揣寒陋特織蕪辭百拜稽首而爲之贊
毘婆尸佛

婆提城內古如來心識渾無正眼開樹下嘯嘯三會
說偈中歷歷一時該幻人步月臨千嶂鐵馬追風上
五臺謗謂莊嚴爲遠劫祇今現在語如雷

尸棄佛

觀破風燈聚沫身闇浮隨處且同塵漢明善惡皆虛
幻卻慙盲聾昧至真七萬歲人親得見百千季後與
誰鄰遙知鬱密分陀利一度華開一度春

毘舍浮佛

九霄月運絕途程千佛何妨最後成地水火風龜背
髮身心世界闡婆城紙衣不借機非妙樓子情空眼

自明四句伽陀令古在未知誰共契無生

拘留孫佛

賢劫中居第一尊談何法可利兒孫金剛圈細應難
透栗棘蓬麤不易吞身見旣亡珠燦燦凡心未盡月
昏昏佛人固是無殊別幾箇曾親達本源

拘那含牟尼佛

歟生夢破坦然歸苦海茫茫應萬機向道有知卽是
佛誰知有佛亦還非止嘯每每拈黃葉入市頻頻挂
垢衣烏暫樹邊消息在幾回風送白雲飛

迦葉佛

波羅奈國示生時火裏優曇祇一支二萬人沾新法
乳三千界覲古風規珠藏衣內何曾失劒挂脅端更
勿疑直下了然親見性師姑原是比丘尼

釋迦牟尼佛

百億分身箇老翁願溪豈啻降王宮千華競秀春歸
樹四海騰輝月在空夢裏金人遊震旦傳來嫡骨是
天童心燈燄燄原無盡何幸吾生續大雄

文殊大士

十古者禪師請

七佛師五臺主獅子兒常作侶日日談玄口不開策
起着毛親聽取

普賢大士洗象圖

餅無涓滴水互古用不竭象無秋毫埃終朝洗不歇
洗得歇大地山河一片雪

觀音大士

有序

五龍城北有荒岡曰章陵不知從何處降下古觀
音大士一尊高不盈二尺其顯應如答響四方之
朝謁者扶老攜幼肩摩踵接殆猶勝於補怛洛伽
己丑秋予赴翠巖請道經章陵得一瞻禮之辛卯
春亦饒劉公以大士誕日詣翠巖稽首請曰敝邑
僻壤也而大士屢示現其地若城崖若章陵先後

感應如生此亦敝地衆生之幸也願句一贊以報
深恩予曰感應乃大士之餘事也如公輩之學孔
孟然但患其不能爲孔孟耳夫旣已爲孔孟矣則
糠粃土苴亦足以陶鑄堯舜又何患乎修齊治平
哉公旣欲報深恩直須頂顙上迸出金剛眼睛親
見大士面孔始得公曰若據金剛眼睛大士也著
伊不得予笑曰且喜與大士相見了也公載拜稽
首而退因援筆以爲贊

淡抹濃裝婆心笑面淨土穢邦無利不現提魚入罾
籃活蛤登金殿碧樹轉黃鶯雕梁飛紫燕處處啓圓
通時時施方便可憐今古人觸目不自見忽然見五
龍元在安義縣

一點慈心千變萬化妖女形容不借而借蒲團寂寂
獨踟躕舉世何人是丈夫無限風流描不盡笑看皓
月落江湖

老婆習氣未曾除小小籃攜大大魚舉世無人能著
價至今獨立在閻閻

具足八萬四千臂爲人聊現一十八雖持劒槊示威
雄無始劫來未嘗殺雖坐千葉蓮華臺百億分身徧
塵刹面門豎亞摩醯眼根器萬殊無不察或折或攝

或慈威究竟無非令苦拔苦因拔盡樂因生便是人間好菩薩

普天之下莫非吾兒兒心所願吾豈不知是故求男者得男求女者得女求富貴壽考爵祿利名與夫辯才智慧三明六通及八解脫者靡不相許所以天擁衛乎雲端龍侍立乎洲渚海門風卷浪華飛綠楊淡處鸚哥語鸚哥有語卻無聲大士圓通已十成誰謂僧繇描不得卽今面目太分明

片石可趺羣華自發獨有寒梅馨香在臘通身爛爛盡黃金舉世誰人觀此音觸背二途俱透脫鳥鳴幽谷總禪心

捏串數珠抱膝坐坐下蒲團幾劫破春風浩浩關關報與禪流休錯過

水一盂兮柳一枝錦鱗躍起互相窺窺來內外渾無物正是圓通開眼時

煩惱海裏分形怛補巖前宴坐親證耳根圓通始知飯是米做

踈竹下懸崖頂靜觀之皆幻景欲證圓通門目前須自惺

默然踞吼而譚童子袒腹而聽通身不挂一絲始能

三十二應

以妙戒爲淨水以慈力爲楊枝歷遍塵沙除熱惱依
殊寸步不曾移

獨步大方不移半跏祇貪度人忘卻自己紅杏顚珂
雪齒烏木珠白玉指多少癡男兒日夜思量你咄

嬌態美如華癡心堅似鐵論劫爲人忙持餅又持葉
欲灑熱惱清驢年也未歇誰知聖與凡總是水中月

送子像

芝菴周別駕詩

慈至極淡子亦可送非是情緣孝思爲重千里之駒
九苞之鳳如意頭邊一時俱貢

不離浴伽音門示現不斷髮鬚恒彰本面如何是本
面東谿皓月西谿見

不離蓮華臺分身徧塵刹譬如春風吹百華一時發
所以應羣機有求皆響答富沙行琅陳心期在顯達
補袞旣已閒且圖出世法我今爲先容大士幸漢晉

檀香羅漢

手捏胡盧身披木葉

六賊俱擒萬國安通身一具白梅檀胡盧倒捏藏何
藥木葉橫披凍不寒台蕩罷遊唯踞坐人天頻供亦
備餐散生病劇還知不掌內靈丹試借看

布袋和尚

遇逆不瞋隨流不惑柳巷華衢刀山火宅布帛雖寬
眼孔卻窄龍華三會下生時半箇惡人容不得夫是
之謂眞彌勒

廬山香爐峯景法師

有序

齊大沙門景公衡陽人結屋匡廬神人共仰一日
語門弟子曰吾壽當九十但餘年無益於世而四
大有累於人思拊助衆生不得久畱此乃端坐合
掌曰願卽生三途救一切衆生苦瞑目而逝予聞
至此掩卷長歎曰眞大乘菩薩弘誓也乃稽首爲
之贊

夢落三途中倉皇毛卓豎覺來了不驚目前無可觀
衆生知在夢自苦一時愈爐峯大沙門示作天人父
臨行無別詞一語超今古願卽生三途救彼衆生苦
良哉願何深滄溟焉足數稽首悲願王願躡茲步武
達磨尊者

一葦截千流全身無向背若道是神通依前還不會
會不會今古長江如鼎沸

石鞏藏禪師

逐鹿趁牛雄心未改射得半箇又遭人拐至今弓箭
尙全提誰是英靈識此機復云看箭

龍池傳和尙

瘦骨棱層雙肩挺特荷笑巖向上不傳之眞宗契濤
沱獨脫無依之正脈覆一笠以溪韜入千峯而誰識
法雷忽響荆谿山兒孫亡徧大明國賊半邊鼻孔今
拈得

天童悟和尙

一丁不識老樵夫撞入龍池氣岸麤踢倒銅棺天地
窄高提鐵棒佛魔恠惡聲流異域毒氣滿江湖聞之
者怖見之者孚非但使辯者訥聰者聵智者愚抑且
能令活者歿歿者蘇盡道獼獠再來誰知濟北風顛

又轉軀無法說柴都盧兀坐匡牀風愈孤一千五百
常圍繞誰敢當前尋虎須黃面老見也無正眼從來
付瞎驢

黃介子居士請

示生寒微家每懷出世想既壯棄妻孥事師類廝養
龍池關未摧旦夕溪悵惘偶過銅棺山家私一時蕩
三度辭拂衣六據各方丈一行與一言末季眞標榜
中興濟北宗一條黑黍杖擣盡野狐窠兒孫徧天壤
我雖腳下兒自慚百不象稽首贊師眞千峯月初上
大覺山翁和尙寫寄

大覺師兄親寫得寄與西山小瞎驢天子呼來曾不

動何緣肯降翠巖廬渠卽我我非渠七尺烏藤雙手
捏儼然太白令行初

抹殺五家宗旨瞎卻四海眼目一味奪食驅耕到處
取髓敲骨生得迂逆兒孫滿大明箇箇罵祖罵爺兼
罵佛惡名塞破乾坤喚作曹谿正續且道是誰天童
老禿

蓮首座請

眼裏有珠舌頭無骨不是禪師亦非古佛喝散銅棺
頂上雲踢翻濟北蒼龍堀要知白法源頭看取天童
面目咄

白法觀首座請

黃巖峭拔萬仞盤空谿迴路轉黛抹霞封崛起而爲

西甌于山萬山之祖者亦猶天童太白之卓出乎明
州之塢也巖之巔曰玅應峯秦漢而後僊跡接踵岐
體梅福往來憧憧而祖道無聞焉丙申春王巖華盛
開予從西江一杖歸來始弘先師之道於此山此山
峙西甌天童踞東海相去千里餘吾師道常在後昆
未識師好向黃巖寺裏白棒頭邊猛自著精彩

黃巖寺請

踢倒銅棺千古永覺泉石悠然儘堪獨樂太白爐邊
盡力吹茶熟煙消香正奇半盃快飲宜川上一默能
開四猷疑

永覺師請

南嶽山中見伊蘭優作栴檀用銅棺頂上逢沈速卻

當爛柴燒口如扁擔眼似眉毛一雙空手赤條條問
著當頭惡水澆兒孫滿地成狼藉若箇超然物外高
徑山雪嶠師太

那一竺來泰桶不快打破疑團虛空粉碎從此摯風
摯頭狂處爲殃爲害遇魔不瞋見佛不拜嗣龍池而
不肯龍池之語句廉纖罵天童而卻喜天童之作用
超邁閒吟活句百千篇淡寫青山三兩塊喫桮茶罷
便抽身生處關頭真自在夫是之謂徑山雪師太

眞寂聞谷印師太

德訓耆舊請

飲龍池水布雲棲雲教人念佛德訓久聞鼗鼓聲中

如大徹先後天心不必分

顓愚大師

入空印室契圓通旨華發五臺菴中果結石頭城裏
向人自稱我無起止子細檢點將來正是抱橋柱瀑
洗而今喜離葛藤窠壞笠枯筇也自多颺下不須收
拾得坐看明月挂松蘿

雲門爾密洩禪師

壅壅腫腫邈邈邈雙耳聞鑼卽便聾兩眼看山一
似瞎若耶谿畔撒土拋沙石繖峯前橫該豎抹道是
散木一支何異澄江浪發齋瓮溪溪葬錦鱗我亦幾

乎被淹殺淹不殺千古萬古乾坤闕

五峯學禪師

三月禪人請

君是老大哥我是最小弟支葉雖不同且喜同根蒂
不讀東魯書卻會西來意七月東瓜艸上橫琅琅擲
地作金聲一言自可傳今古何必千箱與萬籬

龍池萬如禪師

龍池猊座塵埃欲滿不是吾兄誰能紹繼萬指叢叢
千峯岷岷福耶慧耶人天叵測

少林道詮和尚

佛頂寺請

不受少林帕子卻是達摩嫡骨接得跨竈兒孫可稱

八閩古佛

碧天太祖

偶爾未披衣非是不受戒直續少林宗登希罕鉢倍
宴坐嬾說禪知有兒孫在且道是阿誰佛頂老師太
體空受業師

千年氣象壯禪關已懸黃巖之識一條柳栗遊江海
洞明夢筆之宗小子無知卻紹天童須信根源总不
得不煩揩背已同風

白贊

身似翹松之鶴心同出水之蓮雖紹盧公之後卻居

王佛之先釋迦峯下藤條惡曾把虛空痛著鞭面目
果然邈得像閒名千古任君傳

蓮首座請

亮公洞裏眠雲蔭葉糠團常作飯洪崖井邊話月捏
雙空手便成家繼曹谿三十四世不傳之心燈棒棒
見血走支那百千萬里忘軀之布衲法法無差鐵壁
摩空如覩得庭前枯竹糝梅華

白法觀首座請

天曆一書生西江大和尚名相有千差本身無二樣
雖嗣臨濟宗不拈臨濟棒手握銅如意佛來也不讓
瞎卻人眼睛破卻人家當如此大惡人豈可受供養
分付黃巖眾弟兄快些趁下山前溪溪葬

黃巖寺請

數莖瘦骨如柴一雙眼孔天大要逼生龜化龍擊碎
無邊腦蓋翠巖黃巖佛頂次第已歷三會座下聽法
者誰師叔師伯師太形儀陋劣不堪何事紛紛描繪
祇爲螺髻峯頭開法是第一代

佛頂寺請

儒名陳國賓釋號古雪詰究竟兩不通胸中墨漆黑
既賴佛逃生又揚佛醜拙手拈如意子慣點金成鐵
三處攪叢林惡名徧江湖語錄幾汗牛猶自滔滔說
歸來故里中終朝灑淚血孝行未能全道亦何曾徹
喫作活祖師口唇定笑缺分付振先公莫把梅檀燕
天曆陳振先居士請

者箇竈乞相豈可上丹青長季不念佛鎖日不談經
懵懂卻有三四擔雪利都無一兩星戳瞎天童正法
眼虛名千古挂禪庭

無念禪人詩

說你是真錯說你是假錯卽假卽真錯非真非假錯
翠巖和尚諾如何得不錯鎖闌黎惺惺著

鎮禪人詩

本是福建山裏人喚作中興翠巖祖極禪要明普化
機雪際梅華香正吐

極禪人詩

我無你莊不得你無我雙眼黑談裏冰波中月是阿
誰翠巖賊

行莊詩

翠巖真面目佛眼莫能窺默坐毗耶室希音徹四維

行音徐居士請

陳相公之兒黃巖寺之僧豫章七返迎將去祇爲親
傳太白燈

石菴陳文學詩

有時打佛有時鑄佛鑄佛時烈燄亘天打佛時痛棒
徹骨權巧百千般胷中無一物夫是之謂翠巖老瞎

禿

超權孫居士請

志在煙霞形遊城郭湛水寒蟾明天孤鶴紹臨濟不
傳真宗提天童向上一着續燄聯芳十九人詎意虛
名附驥末錯渠無名貌休圖度

明天馮居士請

齟齬探魯誥滿肚文章不救貧離塵窳竺墳通身佛

抄述

古雪喆禪師語錄卷十四

法難醫病慣捉黃牛作馬騎嘗磨青石當銅鏡箇樣村僧村到家何事 王臣咸恭敬就中卻有一毫長

親見天童大法王

趙章王居士請

孝子無時不念親忠臣無刻不懷主曾郎身在五羊城念念常思八十母求偈壽親復求像遙寄廬陵母供養我像無相亦無名誰是翠巖大和尚

曾醫官請法名如經

古雪大師翠巖和尚悉是虛名那堪供養不學嵩山單提白棒天童門下十餘人唯有者漢宸無狀咄

楊叅戎請

古雪喆禪師語錄卷十四

古雪喆禪師語錄卷十五

書

嗣法門人傳我寺編

復桐城汪刺史

承念承施至再至三德薄行微誠難消受鈇艸衣木食穴處巖居乃上古之風規亦道人之本分此貧衲所願學而未能者也嗣後幸勿以區區之故動勞神思但望於參究之功倍加精采來教謂心意散亂不能禁制計惟辭去官衙逃歸林藪者貧衲道也不消得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徧十方是居士自己更擬逃

歸何處乎殊不知官衙裏也有佛法鬧市紅塵中也
有佛法所以淨名云塵勞之儔爲如來種六祖亦云
離世覓菩提猶如求兔角昔趙清獻參佛慧後仕青
州政事之餘多喜晏坐忽聞雷震大悟述偈云退坐
公堂虛凭几心源不動湛如水霹靂一聲頂門開驚
起從前自家底渠又何嘗狀誼求寂逃歸林藪哉須
知此事貴在善用心應機接物頭頭勿放過若不善
用心直饒屏息眾緣依然坐在無事甲裏終無悟日
所以前對居士道但向一念未生以前看取行也看
坐也看閒也看忙也看忽然看透方知舌頭元在口

裏閒忙動靜如太虛之片雲生滅去來若長江之幻
泡不妨乘悲願力現隨類身誘引同倫齊登覺岸非
特追清獻之步武抑將與淨名而把臂矣又來教云
拌取身命竭盡參求一生不足繼以再三悟徹爲期
自他俱利此非夙具靈根安能發是堅固誓願哉欣
羨欣羨但能如說而行尅期可得貧衲當跣踵以望
也

復會稽滕孝廉

諱輝

履端伊始遂承枉顧苟非真切爲道焉能若是之汲
汲耶欬羨欬羨衲昨以行迫弗及細談淡爲悵悵阻

雪征途忽辱嘉惠遙頒不勝愧汗捧讀手諭知足下
齡年好道且遇明師遂窺聖學大要而間斷不恒渾
無得力處所以耿耿隱憂未嘗一日去諸懷抱貧衲
竊謂卽此耿耿隱憂便是入道最喫緊工夫在天下
之士終日怏怏悒悒不憂貧則憂富不憂名利爵
祿則憂妻孥子女誰肯孜孜惟道是憂耶又謂向來
只作求靜工夫若欲於此際了此生必須有箇悟入
處方得奈障蔽過厚每一返觀迷迷悶悶不得穩當
不穩當志便易衰再似從前作轍究竟不能出頭以
故淡自憂懼乃至討箇簡捷工夫爲第一義於諸經

教隨分參證者貧衲謂若據第一義則無工夫可做
無此生可了無凡俗可離何故盡十方是箇灑落解
脫底人何處更有一物與伊爲緣爲對爲障爲蔽爲
侶爲伴哉所以蘇長公妙悟之後便解道谿聲便是
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張侍郎一聞蛙鼓頓釋疑
團便解道霜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是一家楊文
公於兩箇大蟲相齧語下頓徹便道八角磨盤空裏
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此數老皆儒而禪者也足下試
看諸老悟後之語何等超脫何等透徹此豈剽割記
誦之學可彷彿其一二哉正如足下所謂若欲了生

脫矣必須有箇悟入處始得否則求靜厭喧也錯動
靜交修亦錯身體力行如金如玉惺惺不昧了了常
知總是盲修瞎鍊弄業識認光影未是大解脫境界
所以先聖云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
鎖蓋凡聖情念未空知解道理愈深見性愈難故云
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又云理障礙正知見事障續諸
生歿欲得二障銷融直須懸崖撒手一番始得至謂
儒修釋修原有分別者此則在人不在法如上所舉
蘇張諸老未嘗非儒儻不求妙悟雖方袍圍頂亦無
交涉耳馬師公案未透二語尚欠妥貼參究之志斷

不可衰一切世緣漸漸放教冷淡去自歿工夫得力
未有終日紛紛擾擾而克證無上道者忝承下問不
覺葛藤如許蓋以途遙晤艱不敢辜負足下一片真
誠知不以山僧爲饒舌也臨楮神馳幸祈爲道珍愛
不旣

復南昌蕭憲副

諱應聘

客冬辱承寵顧蓬蓽生輝別後病骨日羸跬步未出
所以楊李之門竟未展候疎怠之罪何可勝言正懷
念間忽翰貺下頒金額輝煌頓令千載禪庭榮增百
倍光彩矣感佩感佩卽擬趨謝稍佈鄙私緣以腹疾

未廖弗能躬領大教唯日夕與湖海衲子焚修以答
涓埃於萬一耳

復南昌周大參

諱之恒

企想玄風末繇晉謁風雨鷄鳴之感抑殆有日矣所
欽誦者鈞示創頒立破魔軍之膽再捐清俸宏闢檀
度之途是其惠霽仁飈溢播於方之外者固渙大若
是矣詎直豫章閭閻一路福星已哉久擬肅函申謝
奈以託迹林隈未容造次乃辱教言錫之佳什聲塵
寂處振太古之玄音川嶽破時開飲光之生面翠巖
一袈裟地耳威光所屆旣帡幪之若彼復揄揚之若

此豈非靈山受萌示現大宰官身而爲之說法也哉
敬壽棗梨以垂不朽餘圖晤教罄所欲言不備

復南昌李兵憲

久仰台臺乘菩薩願現宰官身爲法門之金湯作生
靈之怙恃某緣鄙野抱拙窮巖雖未獲拜下風已承
台光遠照茲蒙翰名飛錫章門登臺說法亟宜奔趨
奈以賤軀染疾自秋徂冬飲食起居俱未復元山中
藥餌甚艱尙欲求醫以自治又安能扶病說法哉方
命之罪伏祈原宥肅此奉覆不一

復奉新宋御史

諱一貞

曩歲蒙惠佳什如獲夜光日置案頭時沾風味茲復
承示雄峯諸作不惟增光泉石且與大智重開生面
矣展手說義大意目前豈非現宰官身而爲說法欽
美欽羨翠巖山色承少宰令親翁一披雲霧漸見青
蒼但卽景詩題未荷驚人之句今春擬躬候興居面
領至教而病骨離披不果所願遙知台光所被高下
俱周斷不以西峯爲異邑也臨楮曷勝瞻切不宣

復安義劉廣文

諱承寬

接手諭悉起居清安種種稱意喜慰喜慰然稱意事
爲順緣不稱意事爲逆緣遇逆緣則忼慨悲歌逢順

緣則貪著無厭不知逆順二緣如龜毛兔角良由衰
利二風飄鼓識浪故致八萬四千塵勞煩惱諸門一
時俱啓此舉世人通病耳來教謂實欲就中打出隨
緣以應而寸絲不挂者自在獨露一頭不忘珠峯一
掌之恩者足徵左右靈根深厚一撥便轉其超出世
人萬萬矣古德云得在利那間履踐須長久左右旣
信得此段奇特因緣直須如說而行如行而說日居
月諸久久不變則無始羸重習氣漸漸銷融世法佛
法打成一片然後隨緣以應處由來不挂寸絲寸絲
不挂時不妨隨緣以應卽塵勞煩惱門翻爲大解脫

道逆順無拘攸生一致所以道但盡凡情別無聖解耳左右其勉之

復瑞州陳文學

諱發新

夫法界純真之理唯吾佛親見親證表裏洞然故能不捨一物不取一物所以百億分身如鏡象水月初無生滅去來豈有成壞空住譬若春之在華全華是春水之成波全波卽水從上佛祖親見親契至此故拈華豎指行棒行喝直指一切眾生不離聲色堆頭頓見金剛不壞之體是以涅槃後有全身不壞者有舍利如雨者有齒牙流輝目睛舌根不化者互千百

世而下猶可以福利天人是皆從慈心三昧中流出非比外道業種性命雙修搬精運氣之輩可同日而語也今佛牙瑞現筠州蓋達人感應道交之所致百韻佳什足徵博雅承命刪改故僭爲批抹貧衲敢謂足下祇知崇敬佛齒實未見佛身在何則夫齒牙佛也拳指亦佛也豎指拳則爲誑嚇而露牙現齒獨非誑嚇乎若謂佛已去世數千季而齒不壞所以爲奇今人所豎之指終歸腐爛不足爲異如此見解正未達法界純真之理萬法歸一之宗焉能脫離生歟頓超分段乎足下於魯誥竺墳胸羅萬卷不妨玲瓏

踢透若是宗門下事猶隔一綫在差以毫釐失之千里貧衲昔年初作入股閱竺墳時便知此身是假合底終歸敗壞一靈眞性是不壞底亙古常存及至出家行腳見宗師提唱不啻鴨子聞雷盲人矚目方信宗門別有長處不敢艸艸忽忽直至命根啐地斷後乃知從前皆墮歧路不免認魚目爲明珠耳末法士大夫學道者一肚皮自是自滿唯喜人奉承愛人贊嘆山僧卽不殊交愈淡言愈直佛法不是做得人情底寧可不信不敬不理我傻休必不敢曲徇世諦瞻人眼目足下幸宥我於形聲禮法之外可也

復鎮江笪明府

承論此著於日用間矛盾特劇乃至終不敢便謂小歇場卽安樂地者此正所謂識法者懼耳今天下學佛者纔入叢林領略得些門頭戶口邊事坐在意路窠臼中及至惡習現前依然走作或遇流俗阿師阿諛奉承歡喜不了若遇作家勘驗將來傻生瞋恚求其如門下之眞踐實履隨處解脫而且不自欺不自欺必期親到大安樂地非大根器孰能與於此哉忻羨忻羨但貧衲不審門下指何所爲大安樂地憑何得到大安樂地幸當有以教我公餘尙冀枉駕空山

互相酬唱使龐馬之風再見於今日是所望也

復洪都熊廣文

諱文登

春間行迫弗及躬詣毘耶室中言別歎甚想近來台履亨嘉道味日濃也某疎慵暗昧動多謬舛幸蒙不棄垂念祖庭歷年弘護無數故使堂殿煥然而鐵画銀鈎五大字如渴驥奔泉怒猊抉石額之大廈之上非特壯觀祖庭抑足以使一闡提篋戾車之流知宰官中有大菩薩也銘謝銘謝夏間祭掃之後哀感過度形體頓衰念茲浮漚無復長久於人間世也緬惟松風堂畔爐香茗椀禪椅蒲團三多旣全萬緣不擾

正應接透祖師關常作東土維摩詰是所望也路遠山遙會晤無日伏惟珍攝不盡依馳

復洪都熊少宰

諱文舉

成住壞空世相所不免久生聚散幻軀所必然是故先聖知有無成無壞無久無生一著子乃能空華世相唾涕幻軀而於聚散成壞之際澹如也去聖旣遠裨販益多眊田園屋宅爲已有貪戀護惜至老歿而不忍割舍者滔滔皆是苟如是則焉得爲解脫僧乎某不敏竊嘗聞先聖之教矣又豈敢蹈時流之覆轍乎辱命灑掃祖庭七八年來不惜身命爲法求人實

欲行己所學之道以報知己非有他也譬如士之仕也或鴻臚太僕或黃閣朱門無非欲翼贊聖明澄清海宇豈區區以朱門黃閣太僕鴻臚爲念哉疊蒙台召再住翠巖自愧緣薄力不從心且衰病日增無益於世萬祈寬宥俾得投老煙霞木石之間不爲夢幻空華所翳則弘護之功寧有既哉肅此裁謝不盡縷懷

復洪都陳司理

諱弘緒

三年違敎七度遠招入春以來翰音登至苟非乘大願力呵護祖庭安能至此銘佩銘佩竊謂祖庭功業

浩大非薄劣所能合鐵者非敢以翠巖置之度外而以桑下爲釘楔也自去歲砌墓而後感傷悲涕賤體益羸羸諸病頓發形未老而先衰此區區凡情有不容自己者豈敢眷戀故土而暫忘大護法之高誼哉來諭銅像亦次第有成局不幸化士遽殞亟須山野身坐翠巖示信於遠方以結勝緣不可失此機會者敬如敎命然山野有一問昔趙州云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金佛不度爐眞佛內裏坐敢問左右那箇是真佛若箭鋒相直則不辜十載相知千里之外常相見也不然尚俟木樨華開扶病一來與山谷結此

勝緣正所謂機會不容坐失也肅此奉覆無任神馳

復洪都彭參議

諱份

景仰高風未遑晉謁然神交千里又未可以形迹論也昨無念禪人攜龍舒淨土文并大疏至益見左右不怠靈山囑付示現宰官身隨類隨機以化導羣生者也至謂易濁界爲樂邦不作二觀不作二念亦不作一觀不作一念則又超出龍舒一頭地矣非親見作家宗師入不二法門者安能若是哉欣羨欣羨某竊聞先聖出世本懷靡不爲一大事因緣故益衆生根器萬殊不能一槩直下承當不得已乃有權實頓

漸偏圓半滿之談皆因機因時初無定法遇上根利智者與之論第一義中下二機則以權漸之法而攝受之今所謂淨土法門權漸之謂也執圓頓而廢權漸固非矣執權漸而毀圓頓得無謬乎然法久弊生非特參禪一門爲然卽三教九流乃至百千法門莫不皆然其起弊在人其救弊亦在人不可因人而廢法若謂參禪弊多傳燈諸老皆未脫輪回則世尊不當拈華達磨不合西來矣今龍舒文中廣引無根事迹以證參禪之弊其爲誣污五祖眞如者姑置勿辨祇如青艸堂後身曾魯公一段且謂宋南有二艸堂

其一曾受曾家婦人供養感恩不淺乃云老僧與夫人作兒子化後果生其家登高科作宰相不脫貪愛永在輪回云云及攷之傳燈並無所謂二青艸堂者而艸堂清乃清濁之清今龍舒所指青艸堂既非傳燈所錄則非禪師明矣今僧中稍有品格者言不妄發豈有一代宗師出此猥褻之言耶此皆庸僧口吻遂引以爲禪弊之證誣謗古人自感泥犁之報固無足惜誠恐後進初機一惑其說互相非毀同墜無間耳某竊謂龍舒亦法門中君子耳言不該典非君子所談豈有著述立言不稽古訓而可以垂範後世乎

卽鼻祖西來因義學之士溺於筌筌極力埽除然亦不廢文字語言三昧故其囑神光曰楞伽四卷可以印心嗟夫在今之學者不待達摩埽除已先自埽矣主法者自既不通文字語言不得全機大用復從而禁之曰我者裏祇重行德不崇機辯夫機辯豈易言乎哉歸宗曰馬祖下出八十餘員善知識唯有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其餘祇是唱導之師夫百丈黃檗有超師之見地故有逸羣之機用然則機辯豈易言乎哉卽傳燈所載如李翱馬楊文公諸老慧辯縱橫激揚向上豈學語之流所能企及苟如近日宗師

所言則學者當如木偶如啞羊其不流於默照邪禪也幾希矣承諭索龐公錄序將刊出爲白衣榜樣者此舉甚善向因院務倥偬至今尚未屬稿昔者周海門先生曾集儒門得道者爲一帙目曰知儒編其意謂知佛然後乃知儒荷山集弘釋錄乃以文公諸大儒列於輔教篇窺二老命題之意雖欲會儒釋於不二之門似涯岸猶未全泯衲今據五燈次第集之目曰鏡華錄僭爲序言并錄寄上儻可梓而行之則六十餘員知識一時湧出芝城豈非左右倡首之力乎翠巖事有斷不容辭者溪荷法愛挽留尙圖面布

別棕肅復不備

復建州謝進士諱相

禪學之盛衰其樞機蓋自王臣王臣好道則盛否則衰是故唐宋之際上自王公卿相下而牧豎輿僮罕有不慕禪學故禪學大盛於唐宋凡沙門之有道可以代先覺覺民者朝廷必錫號錫衣以旌勸之崇其屋廬厚其資產免其賦役出入則軒蓋相望幢旛相導使彼濫廁緇流之徒有所觀感而憤發焉迄元明以來宗風漸衰僧尼雜糅王臣鄙之非特不屑屈膝奉事於沙門且將奴隸犬馬其人矣悲夫僧旣自侮

而王臣侮之王臣侮之而魁偉奇崛之士復不屑爲
僧欲望教法之隆安可得哉衲濫尸師位無補法門
痛念宗教之衰零難洗時流之積弊卽敝山丁亂離
之後者舊凋殘典型滅裂所僅存者數椽而已因念
先御史及列位賢昆仲弘護無斁眷注不遺雖謫劣
無用如衲者且連篇累牘以畱之則此方法道之機
其枉諸閣下之主盟有以再整頽綱乎來諭婉辭西
江護法復假數年者極荷厚愛尙俟秋清晤教而布
鄙衷以決行藏肅復不備

復建州謝進士

諱玄銓

昔遠公與十八高賢刻蓮漏於虎谿橋畔天子景仰
道風至潯陽而三召不出芙蓉不受皇褒甘就刑罰
汾州天使再至遂偕侍者坐脫立亾典型具在風範
凜然蓋其輕身世等鴻毛重道德等丘嶽故於歿生
之際宴如也某行業荒怠遠不及古人撫己而觀直
令羞殺然此行亦非爲釣沽譽名實以翠巖繼席無
人不得已一出與諸知己共議次補之事所以暫違
嚴命儻一息尙存斷不敢忘金湯之高誼來秋歸期
自當踐約草率奉覆不備不莊

復新建歐孝廉

諱德生

兩辱鈞召佩德殊深貴省地處不爭敝鄉烽煙未靖
誠如至教苟非眞知己焉能爲衲體貼至此其愛我
之深爲道之篤雖土肝木膽亦當感激激豈容固辭第
名山顯位天下有才以德者皆可居庶幾大同無我
之風揖讓謳歌之世再見於今日耳若有絲毫憎愛
取舍之情存於胷次是摘空華而撈水月矣惟高明
諒之宥之聞台駕有長汀之役未知何時儼臨幸一
顧我於紫雲白石之間共話不二何如遙空布謝無
任神馳

復安義徐劉眾鄉紳

荊州未識聲氣已同鴈塔雖遙風光不別兩承榮召
理合覓趨自恨衰殘難申螳臂知五龍之飛躍四海
具瞻冀九傑之恩波八閩普潤神交雖久瞻注猶深
何日向寒鄉一現宰官身始信是毘耶億變神通手
肅此辭謝統冀台原不備

復南昌齊文學

諱凝烈

祖庭法位也法無有我我與我住則與法相違矣法
無有定膠柱鼓瑟則與法相悖矣法無取舍無高下
無愛憎無小大苟尊泰岱而卑丘陵戀顯榮而恥巖
穴是非法矣非祖矣又何以異於鷓鴣之戀一枝黑

蟬之營一窟哉向承門下與合郡紳衿同詞遠召已
布腹心迺者華翰再頒非愛我之渙焉能及此謝謝
尤冀門下於舉業之暇潛神祖道呵護法門使儒門
君子知我法門中人亦自有超然物外非富貴尊榮
所能籠絡者則佛祖之道當大振於域中矣翠巖云
乎哉時炎惟祈爲道自玉不旣

復天童山翁和尚

歲杪專使還山伏審起居清勝爲慰系蒙法愛特寫
先師頂相并如意遠寄西江其雨露焦枯栽培同學
之渙心不啻如天普覆矣焚香瞻拜之餘感激非可
言喻洎捧讀全錄全集機用峭拔波瀾浩渺直令河
伯向洋望若而歎豈青藍水水之足況其超卓哉仰
羨仰羨頃聞已允青州大覺之請恨弗獲追隨杖屐
以觀嘖呻回顧於東魯耳拙錄蒙爲災梨渫煩神思
且維揚丁歲凶之時又插梓人混擾叢席并勞兩序
諸公照拂之冗愧惡滋甚不知何以報涓埃於萬一

也叠承佳惠下及統此布謝臨穎神馳不備

復黃山恒證和尚

久耳雷震天都弗及鳬趨猊座乃辱瑤箋遠降幣錄
特頒愧慰何可勝言謝謝先師道價重一時兒孫遍
寰海獨新安諸刹未聞白椎之聲既獲金錫遙飛慈
光再耀雲龍風虎水到渠成又奚啻一利之慶幸而
已哉某鹵莽無似螳臂徒申退鼓頻擲業緣未竟不
知何時得橫肩柳栗一訪故人於六六峯頭以話風
簪也端使歸促草率奉復尙圖專候興居不備

東龍池萬如和尚

自辛巳冬達教後煨鑪窮谷音問杳然每聞道弘陽
羨聲播寰中誠可謂龍生龍子也弟不才無用埋影
西峯准擬與草木同腐朽無何爲一夥破落戶拉出
洪井谿頭拖泥帶水上客歲始致辦香於先和尚
塔前曾有小啓奉訊興居專使以途梗未達殊爲悵
然今秋高足破門闔公來翠巖相依不幸竟以疾故
弟爲之嗟咨太息親率衆爲茶毘尙有拂一枝及頌
古一冊不敢遺失敬遣人齎上想吾兄於白雲巖畔
亦不能不爲之感額也山川修阻會晤無期臨風瞻
企不盡依依

復洞山元潔禪師

曩寓白法時聞法駕登峯訪友溪慚蓬華未及攀迎
親領玄誨悵甚邇來衲子自分寧來者靡不稱頌德
風然未獲睹全錄昨辱專使遠惠如遇差珍益新豐
一曲調高和寡非潛行密用洞達源底者莫能窺其
涯涘今讀尊錄詞藹義豐誠可謂玉線金針不忝爲
若耶眞血脈矣欣羨欣羨翠巖重興機緣猶如蝕木
何當華袞之褒客歲力撓退鼓未獲抽身重負之慚
不知何時可謝然後橫肩竹杖專訊法履於白雲青
嶂間也臨穎神馳統祈崇照不旣

復洞山亡任禪師

辱承翰教遠頒財法竝惠感謝無旣且令法音普示
俾大千界不隔毫端兩谿山一天風月者不慧到者
裏直得鉗口有分何則耀爝火於太陽擊布鼓於雷
門得不使明眼人冷笑乎雖然老兄幸是家裏人何
妨說說家裏話生意各別養家一般餽飯殘羹不免
搬弄一上非特因齋慶贊要且錦上鋪華昔年太白
眞賦悉爲據款結案辛母謂不慧饒舌也孟冬漸寒
伏惟爲法爲人珍攝不悉

復法昌冰鑑禪師

承惠法儀提傳謝謝律宗久寒儀文不備幸獲令師
和尚一集大成使後學知禪教律之不可偏廢此書
大有裨補於法門自當與藏典並垂不朽惜此方未
廣流通足下梓而新之誠可謂善繼其緒矣但法惠
過多報瓊無路耳分寧諸祖利漸爲裨販之區聞之
於邑足下旣發明此一坐具地正應使盲龜跛鼈玉
象金獅同歸此一坐具地益見炊煮之熟積蓄之深
故發用之寬廣耳專使還肅函奉覆厚儀藉璧統惟
鑒原不旣

復鼓山惟霖禪師

甬水庚峯乍逢乍別者不啻幾河沙矣而流雲翔鶴
天各一方眼中胸中無時不有故人面目存焉者何
哉蓋以法門秋晚非鐵骨氷肝如足下者卒難負荷
此宗耳豈區區鄉曲之情耶頃接翰教始知聖箭堂
中依然陸沉下板豈所謂大器晚成者歟抑亦羞與
時流同頽頽耶來諭年來開堂之風幾遍大地其付
帕拂者如稻麻竹葦某竊謂非衆星無以顯日月之
明非谿澗無以昭江海之深非羣峯無以見須彌盧
之壁立萬仞夫如是但患其不遍耳至若帕拂之多
其弊蓋自少室評唱公案之徒源源而才者苟非壽

昌天童諸大老崛起一整頽綱則宗風清地矣餘枝
末流胡足以較其醇疵哉惟冀足下全身擔荷大振
先宗則聖箭之鋒自無敵於天下也鴻便肅復不盡
依馳

與佛頂觀長老

一切世法卽是佛法但以凡愚積迷未免觸事違理
聲聞見偏因而執理棄事在天下宗師高談闊論
具大知見者不少實履眞操滴水滴凍者亦不少求
其事理圓融打成一片者指不多屈所以裨販之徒
乘機而入遂至紀綱廢弛法化不揚高者則曰吾主

持法道耳區區世務何足關心或枯坐經年或執卷
竟日或吟詩画画種種栽華卑者則曰吾百城煙水
辛苦多年而今既坐方丈也須穿些紬絹喫些美甘
享些自在福叢林之成敗法道之盛衰絕不關懷此
輩所謂竊位者也山僧行腳時目擊其弊每以爲誠
故三處開堂十年於茲矣雖無補於法門清夜捫心
稍可無愧汝言行篤實履道多年諸方時弊亦皆目
擊今旣出世弘道與隱居白法時不同當拌一條窮
性命任他苦惱百千一往而進所謂將此身心奉塵
刹是則名爲報佛恩果能如是爲衆則吾心必悅服

如是爲叢林則叢林必隆盛如是爲法人則英俊
必至而法燈常明矣復何後慮之可斷哉方丈云寺
既遠時中常宜與兩序商酌事務調理大衆急其急
而緩其緩從其重而舍其輕日居月諸近悅遠來湖
海浩歸宗風自當大振耳書不盡言惟冀忘軀爲道
至囑

復九峯白長老

九峯勝槩甲於筠陽雖未親遊久知爲諸祖法窟今
輿情歡洽敦請住持時至緣熟於茲可驗來札謂爲
法而行爲法而住是衲僧之本分誠哉是言儒者爲

國求賢我輩爲法求人苟以弘法爲念則身世可忘
矣去住云乎哉雖然法無定相舒卷臨時今既應緣
已居勝地復有明公護持當晝夜忘疲及時行道方
來衲子相從者毋論多寡愚智時以此事提持使其
自參自悟一切小過宜廓落寬容如此則主伴重重
六種四事不期備而自備矣法道濫觴波旬熾盛敗
教傷風聞之髮指吾輩言行愈宜小心翼翼取法上
古自不落今時之覆轍也勉旃

古雪詰禪師語錄卷十五

七廿九



